

怡軒居士惠閱

陳昭敬贈

諸公誰聽芻蕘策

吾輩空懷賦畝憂

急雪打窗心共碎

危樓望遠涕俱流

(節錄宋陸放翁句)

戊庚言論偶存

陳昭著

第一集

自序

余爲佛教信徒，十年來方懺悔罪過之不遑，何敢弄文字炫世。惟念時至今日，生民憔悴，茹慟難宣，苟有人心，寧忘救濟，而吾輩書生，所持以自救救人者，祇可假茲楮墨，發爲空言而已。事變迄今，長言短言，瑣瑣弗止，師範學院何君，曩曾編輯拙著目錄，計得二百餘篇，大半皆無稿酬之作，勿論言之當否，第據量而論，不應目爲用心良苦耶？現又撥拾其稍有思致者，編爲言論偶存第一集，冠以戊庚，誌起訖之年時耳。付印一竟，聊書數言自序之，此十餘萬言，誠不免有阿世媚俗之處，然耿耿寸衷實爲愛國家，愛人民，愛我東亞而發，身後之是非，目前之影響，又何必總總過慮乎哉。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陳昭自識於天津東浮橋側袁家大樓



發揚東方文化的面面觀

二十八年二月作

文化一義就形式言之，卽人類生活之積累（詳見太戈爾著東方與西方）從內包而論，其顯現。（詳見梁任公著甚麼是文化）吾人對於文化，祇應究其是否有利於現代人生，豈求其否社絕流弊，不當徒就東西新舊之名，與物質精神之分，並僅憑一二抽象論據，遽對某一文化宣告判決者也。

東方文化一名詞，念年以還，卽甚盛塵上，初則康南海陳獨秀因孔教與憲法之關係而辯證。繼則胡適，吳稚暉，對梁任公，梁漱溟提出東西文化批判之論戰。更有張君勱，林宰平，張東蓀，與丁文江，朱經農，任叔永爲科學與人生觀而引起之爭執。旋又有十教授的建設中國本位文化。暨胡適，陳序經的全盤西化之提出。一貫承續，蔚爲思想史料；尤其今之所謂發揚東方文化，更屬軒然大波。但東方文化其本質究爲如何？論及發揚，又當採用如何方法？似應作較有統系的檢討，庶免言人人殊之弊端，俾促進此文化發揚之成功，且從而豫防副作用之實現，固我責重任難之國民，亟當奮勉從事者；余不羞淺陋，草此文，以代拋磚，惜限於篇幅，僅能聊舉原則，弗克罄聞宏規，容暇另述專篇，敬供研究，此應先行聲明者爾。

（一）東方文化與中國固有精神

中國自鴉片戰後，國勢衰弱，久已淪爲半殖民地形骸，有何文化，尙可驕人；特孫喬誠告式微，而先民仍富遺產，掘藏取用，專憂匱乏。至今日之中國民族性，表著於外者，確如時人所論，不出愚弱貧私。然此究係暫呈之病狀，非屬固有之精神，病患可以治療，精神庸能掩沒，此倡導發揚東方文化者，首應訂正之要義也。中國固有精神，自然係緣於東方文化所培成。不過東方文化，在以前卽久遭誣病，今日議及發揚，不能不對此文化者，加以糾彈，辯舊誤始可樹新知，樹新知乃克復固有，實一貫之義耳。至或許東方文化最



烈者，爲陳獨秀氏，渠曾作「東西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大意謂「西洋民族以戰爭爲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爲本位」故提倡犧牲教育，而以進取爲精神。其實我先民亦非專以巽懦無恥無勇殺人者也，中庸謂朝金革死而不厭，孝經謂戰陣無勇非孝也，孔子謂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故國殤者汪錡，慷慨若荆卿，從容赴義如文山，忍死救主若貫高，駢死而不恤如田橫之五百志士，執紼激昂奮障，視死如歸，詎爲以安息爲本位，誠不識從何說起。尤其我國固有國民精神，實合文武爲一途，若謝玄虞允文之卻退大敵，能延弼慮象昇之躬臨戰陣，宋學戴衢亨（清代人）之精於騎射，孫元化之善西洋砲法，女子若木蘭，洗夫人，胥彪炳史冊，以視日本之武士道，德國之軍國主義，寧有遜色，豈可以卑弱無恥一概抹殺耶？

陳氏又謂「西洋民族以個人爲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爲本位」，故倡導自由主義而以自主爲精神。其實個人自修之極點，即東方文化之結晶，試問修身之先，首揭正心誠意，身修以後，始云國治家齊，究竟所重在家，抑在個人耶？蓋儒教思想，實以個人自修爲本位，而以世界大同爲歸宿，徵之於禮運，考之於論語，驗之以春秋，尤其一部總綱則朗載於大學，必執夫流之病態，認爲文化之劣點，昔以失辭，奪能逃避！況再根據史事而言，卞壺之妻不哀夫子之喪，亭林之母恥食清代之粟，弦高出牛以饗軍，卜式毀家而舒難，平民婦女，猶能動作合義，所謂損壞人格獨立，窒礙意志自由，剝奪法律權利，戕賊個人生產者，又將作何解說乎？

陳氏復謂「西洋民族以法治爲本位，以實利爲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爲本位，以虛文爲本位」。故倡導法治和實利主義，而以爭取一切爲精神。（上文所云之某某本位，見陳著之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倡導某某主義精神，另見陳著今日中國之教育方針均載獨秀文存，）豈知東方思想誠然不重法治，不求實利，但係以德化爲本位，以仁義爲歸宿，所謂虛文，仍屬偶有之病態，而非文化之敗徵也。西洋人重尚法治，故雖父子兄弟間，小有通假，亦必延律師作證。夫婦結婚，亦有條件之提出，朝合暮離，習爲慣常。在當日吾人最初接觸西洋思想時，震於新奇，故樂爲宣傳，並有效尤之者，不僅破壞本身之福利，且足以招致社會之厭惡，事實具在，毋庸辯證。至中國固有精神，崇道德而抑功利，實我國民能團結至數千年之久的一大原因；如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顏回陋巷，袁安臥雪，其守義行道精神，與耶蘇死於十字架，盧藏龍困，托爾斯

太被逐，曾何以異？若必孜孜惟利是較，固然無所謂東方文化，恐亦無所謂西方文明。陳氏立論之淺薄，實不值一擊，不識當日何以能奔走流俗，蔚為思潮，及今追思，祇好付諸運數，深致太息而已！

上文雖係泛駁陳氏議論，其實從反面觀察，即可發見由東方文化所培植之固有精神。此外論中國民族性優點者固多，如周宏業，盧方信，繆鳳林，初詒徵，張君勳之論著。指摘中國民族性劣點者亦復不少，如潘光旦，羅家倫，傅斯年，吳稚暉之專篇。但褒者尚非過情，而貶者實嫌武斷，上舉陳獨秀之議論，即可推證一斑。抑進尤有者，余友陳宰平君近告我曰：「中國民族性濇澁而至今日，所謂懦弱，卑陋，不潔，自私，種種惡劣現象，誠難為諱；然多數國民在此最劣的圖境下，仍努力奮鬥，單舉食糧而論，今日米珠薪桂，已嚴重於無可復加，然一般人拚扎經營，不忍輕捨生命，一人能於死中求生，即全國可望禍轉為福。余每謂西洋人為火性民族，蓬物則燃燒。中國人為水性民族，水之外表，可圓可方，更藏垢納污，不勝涸濁。然雖崇高如五嶽，潺潺流泉，終將洞穴而過，迨一歸江海，則碧波浩淼，又不勝其澄清。」余對宰平之言，深服其卓見，若窮究此等國民性如何培成，安能不歸功於東方文化之陶鑄者哉？

(二) 東方文化與日本主義

所謂東方實合亞洲的全部而言，中國印度固其代表也。印度有特殊之文化，中國具固有之精神，若日本之一切文明，徵諸東史，亦承認為輸自中國。往昔雖有「和魂漢才」之說（謂以日本魂靈而吸收中國學問）於今更主張「文化獨立」之議，（長谷川如是閑等盛倡日本自有文化，不盡傳自他人）然史實具在，未可全非。不過論及東方文化，在日本方面，除其尚武天性，另有胎原而外，實應敬彼為推行東方文化之成功者；余非恍於威勢，因人而熱，蓋學術屬乎公器，文化自有顯微，豈可隨便顛倒者耶。

至日本主義係合「武士道」「大和魂」而為一名，亦可認為即「皇道」之支流。此主義之創成，實先受中國所傳儒教佛教之洗禮，後又吸收西洋科學之精神，融匯貫通，遂產出東洋文明；今略談日本主義與儒教關係。儒教傳於日本在應神朝，初盛於平安時代，菅原，大江，二族，皆以儒名家，鎌倉文化，即由茲孕育。至

德川時代，儒教更興，如山崎闇齋，藤原惺齋，林羅山，木下順庵，賴山陽，熊澤春山皆一時之鉅子。至明治維新雖然倭政西學，但開拓新文明，翦替大政者，如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橋本左內，橫井小楠又皆陽明學派之信徒。故井上哲次郎撰日本儒教誌，亦謂「儒教爲明治教育之一大原素，即其名不存，然神髓骨子仍屬儒教之遺產，且與科學並行，毫不相戾，其精神將永無滅期」。日本之富強，固可與英美方駕，其致富強之教育，即有得於中國儒教，更進而光大東方文化。何以胡陳諸人，乃痛誣東方文化爲敗菌，爲毒藥，豈竊逾淮而變枳，利於彼反不利於此耶？展轉思維，未得確解，還質胡陳，不識又作何說。

(三) 東方文化與印度佛教

東方文化學術思想，非儒教所得而專據也。在固有者，質樸合道，墨，名法之餘緒，在外來者，實吸收印度佛教之精神。但佛教的圓滿教義，非但庸流俗子，不易了知，即高談東方文化之梁漱溟，提倡西方文化之郭沫若，亦未窮究真相，遽隨便立說。梁漱溟謂佛教爲「反身而後」駁之者有太虛法師，楊棟棠，唐大圓諸君。郭沫若謂佛教爲「死靜」「否定」，駁之者有昧齋居士。其他道聽途說之議論，更不勝其辯駁。余屬佛教徒，且篤信科學思想之一人也，深知佛法精微博大，度現世界，度一切世界，實游刃有餘。決非迷信消極死靜空虛種種名詞，可以批判，今姑暫置不談，但一徵佛教與東方文化之關係。

佛教傳自東漢，興於六朝，大振於唐，中衰於宋。此數期中之文化，若雕刻塑像，繪畫，建築，文學及民間生活，實已暗受佛化影響。至宋性理學倡，若張橫渠，周敦頤，程伊川，陸象山，又皆與佛學有極大淵源者也。「其詳見林科案著之『宋儒與佛學』，管子培氏著之『儒者學佛考』。至明代尤爲佛儒融匯之盛期，白沙，陽明，心隱，龍溪，李卓吾等皆一時鉅子。蓋佛立五戒等於儒有五常，佛說人乘即係儒之治道。況放彌卷退之理，何異乎楞嚴徵心，毋意毋我之文，豈非近於唯識判教，所謂東西聖人，心有同然，故其迹雖殊，其理正易通者也，至朱考亭以禪門語錄體裁而講學垂教，實開此後白話文字之來源，鳩摩羅什玄奘法師創立譯場，確爲近代翻譯之起點，此佛教與東方文化之關聯，略加徵引，已如此之多且重大，是又須注意溝通發揚者耳。

(四) 東方文化與科學思想

驟然觀此標題，決有謂陳蓮森必係善做八股之人，所謂是題皆可截搭也，近人反對東方文化者，第一義即謂是缺乏科學性，梁任公亦首肯其說，而提出中國學術思想有「籠統」「武斷」「虛偽」「因襲」「散失」之流弊，今反併東方文化與科學思想為一談，非饒語耶？

豈知若準上文而論，東方文化所包涵之學術思想者，儒，道，名，墨，法，及外來之佛教是也。由而造成之東洋文化史者，日本社會一般之現相是也。儒教謂「道並行而不相悖」，又云：「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雖判形上為道，形下為器，所謂道器之定義，即等於物質與精神之別名，非謂道可學器不可學也。故六府三事之學，實藝能與職業並重，宋儒種種認傳，顏李辯之已審。孔學固專究淑身淑世之術者，其取徑猶如此，何況墨翟，公孫龍，公輸子，鄒衍，即古之科學家，矧先後又有指南針，火藥，醫術，造紙，鑄銅，織綉，蠶絲一切之發明，實遠在歐洲未開化時期若干年前，孰謂東方文化根本即反對科學耶？余為嗜藏古鏡者，每見秦漢鏡花紋刻鏤之精緻，銅質色澤之奇雅，一紐在手，輒流連欣賞，弗忍割置。更念在二千年前，鑄冶術即已如此精良，假使猛晉不已，所謂飛機大砲，電信汽機，寧不自我而造出者哉？

況所謂科學思想：不過 1 真理有證據。 2 求有系統。 3 能舉以教人三原則而已。若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之書，近似如此議論者，隨處可以發見；故謂東方文化所根據之學術思想，缺乏科學方法，吾人尙能勉強承認，若謂東方文化根本即反對科學精神，此浮談妄議，解人固不服也。

(五) 樹立新道德以建設中國現代文化

言本位則以中國為主體，言現代則兼科學為精神，異此兩義，即無建立文化之可能性也。蓋吾人託身中國，一切生活，實具有先天習慣，儻不別善惡，一概排斥，在理為近乎顛倒，在事為難於做到；昔人有以茶漬醬文化者，謂泥壺裝茶，一次留一次之漬，久而久之，雖不入葉，亦發茶香。若嫌茶味不醇，當勤加澆洗，多注

佳菓可已，設舉帝捶碎，此時期內必乏飲具。況帝瓶猶可更易，而文化事能中斷耶？今日吾人雖尚呼發揚東方文化，或主張全盤西化，果能身體力行，則祇見工作之成績，更何來東西之區別，舉一淺拂而論，被西洋人樂於食中國菜，我中國人亦競相燃煤汽燈，儼固執一格以自拘，則互無釋菜之享受。然何以又對東西文化有所檢討者，此則如研究燈之明暗，試嘗菜之口味濃淡，第求適宜而已，非有何玄秘意義在乎其間也。至所謂中國本位者，即一面發揮固有之精神，一面又融匯外來（日本和歐美）之文化，適宜於中國者加以光大。雖中國固有而不能適用於現代者，仍一概排斥。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老調，（文化無體用之分）非「東方精神西方物質」之陋說。（文化無精神物質之別）至因何而必標出中國本位者，蓋吾人託生此土，縱國家雖然衰弱，民族雖然卑劣，祇應存拯救之心，不當持旁觀之態，發揚東方文化，即係救時良藥，名從地主，名正而後言順，亦無所謂玄秘隱寓於其間也。

至道德與文化，乃係兩事，文化為人類具體之活動，道德實文化活動之標準，捨道德而談文化，則一切失其中心，離文化而單講道德，則範圍未免狹隘！今人不識中國文化衰落之原因，輒感嘆道德凌夷，人心不古，意謂苟舉「五倫」「八德」之名詞，逐一空談而高論之，或粉飾而偽行之，即可挽回人心，安定世界，所以倡導道德團體雖多如雨後春筍，仍無裨乎實際者也。蓋道德重在實踐，重在因時，重在不驚虛名，重在端正身心，成語謂「有心為善，雖善不償，無心作惡，雖惡不罰」此即哲學重動機之說，持此義以提倡道德，固不妨舉仁惠之名，易以博愛，舉孝順之名，易以敬親，舉忠烈之名，易為忠實，舉友道之誼，易為互助，其名雖別，其實無殊。儘必拘執忠孝之空名，而排斥敬實之懿德，是反為道德的罪人，發揚東方文化一好名辭，決不讓其費用也。明乎此義，乃可建設新道德，更就新道德為標準，使其成為大眾化，普遍化，更吸收科學精神，萬殊一本，積久則中國之本位文化，必可全盤樹立；……至樹立中國本位文化，其實踐問題，應當注意下學數點：

（一）樹立「重道義而忽實利」，「愛人羣而忘小己」，「重實踐而屏空譚」，「尚進取而棄退隱」的東方精神淨化的人生觀，促成普遍實踐。

（二）對於東西文化，及中國固有的儒，老，墨，名，法，學說，一律嚴格檢討，何者應發揚？何者應採

乘，何者應保留？而一貫之以佛教精神。（取精神而廢棄形式）旁參之以日本文化，樹立骨幹，再言教身行，蔚為社會習慣。

（三）凡教育，行政，法律，藝術，軍事，商工，及一切社會生活，均當依據上述的原則，由在朝在野者聯合一致，圖謀合理的改造，以求進步實現。

上舉三原則，雖寥寥數字，然涵義至深，範圍亦最大，惟出諸連森手筆，又登於日報之副刊，能否引起響應，未敢豫卜。不過茲一事也，於中國暨東亞前途，關係至大，敬望我愛國愛民之志士仁人，不妨發抒高論，對此問題，垂情研究，提出卓見，公開探討，即以此一塊園地，由播種而至於收穫，匪僅個人慶幸，即我無數的先哲古彥，亦將軒鬢鼓舞於地下者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東方光明，弗勝延盼。

（錄龔定公詩以補白）

子雲壯歲雕蟲感 擲向洪流付太虛
從此不揮閒翰墨 男兒當注壁中書

發揚東方文化問題之檢討

二十七年四月作

陳 昭

今未談東方文化之前，宜先就文化二字，下一定義，所謂文化者，實人類生活之路向與方法，由少數聖哲倡導，而得多數人之持續擁護，使千百世後，胥遵此鵠的，同心志，共習慣，相扇以成風尚焉，是之謂文化。學術為文化之一端，文明為文化之表現，彼此雖互為因果，然不能混作一談。蓋學術或有倡無和，或縱有少數人和之，礙於時間空間，不能傳久行遠，如楊朱之說，及身而斬，墨翟之學，再傳遂終，若斯二者，僅能名以學說，非文化之義也。至文明則藉文化之力以成，由而產出政制，文藝，及種種器物，美焉粲焉，顯然表著於外者，但彼與文化之關係，猶母與子，青與藍而已，亦不能逕謂文明為文化也。

其必如此詳細分析者，良因近人每每誤瀾此三事為一，致蹈捨本逐末之非，如近代介紹西洋文化者，不問彼此之國民性如何，某種政治之演變，係何因緣而成，發生此項政治或學說之時代，環境若何，皆未遑深究也，第取所謂某家之學說，或某項事物，（如穿洋服，跳舞，食大菜等等）囿圖而輸入，盲目而摹仿，故有今日正研究李士特之學說（李，德人經濟學家，倡保護政策者）明日又為共產黨之信徒，晨朝崇拜太戈爾，入暮即敬服蕭伯納之種種現象，因其本無所守也，吾人乃不層批評以矛盾，謂之為好奇矜新，一如北方士諺所云：隨衆起轟而已。此種現象，始於遜清變法時代，中盛於五四運動，極盛於國民黨專政之日，悉由不解文化定義，致取貌遺神，流弊如是，故討論如何發揚東方文化問題，不能不於此先注意焉。

至東方之義，原應包括亞洲全部國度而言，今因限於篇幅，故對印度（佛教）文化，及日本精神，僅能為約略的提示，不克作具體之說明。茲所云東方文化者，即中國固有之學術，與過去之文化是也。

學術文化上，冠以固有與過去字樣，其沒落至何種程度，不問可知。然使不及時而圖復興，則將由過去而滅絕，變固有為不存矣。昔顧亭林謂「有亡國，有亡天下」，文化滅絕，亡天下者是也，吾輩儼然智識階級，不當忍辱負重，以扶持文化之任自負耶？

東方文化內容之肯定

未論及如何恢復方案之前，先當講明東方文化，究竟是何內容，余嘗讀王恩洋君之人生學，其論世界人生有二條路向，大意謂西洋為愛生競存之路向。印度佛徒因世無盡善，身終是苦，故別求出離，解脫涅槃，屬於捨棄人生之路向。其三則取孔儒大義，而定為淑身善世之路向。其言最精闢，且足為東方文化之註脚，用特引證於下：

「觀察人生雖不能離夫外物之需求，然求之而過不能知止，則即此營求愈足以增加人之苦惱，蓋心為形役，捨己徇物，患得患失，無有已時，即此便生種種煩悶，且求之而不知分，則始焉人與物競者，終且人與人競，則人羣相親相愛相養相生之道絕，而爭奪暴亂之禍起，更足以為人類之大患，而且貶損人之人格，賊害人之仁心，使人生卑下而無價值，是故與其逐物而忘本，不如反躬而自得，與其縱慾以亂羣，不如克己而善世，故謂人生之價值，不在財利之爭求，而在道德之修養，此淑身善世之路向，亦即東方文化之真精神也。」

觀夫王氏之說，再返而一察吾國古賢哲，其言行足以昭示後世者，莫不合此繩墨。如孔庸不腰，墨突不黔，求行道以善世也。顏回陋巷，袁安臥雪，重守道以淑身也。能淑身方能善世，惟善世必先淑身，譬之於物，若花果然，有不開花而遂結實者乎，再徵諸歷史，尤有三兩偉大人物之行事，均足為此說代表。1. 諸葛武侯，武侯功業之大（其所護守之都江堰，蜀人至今猶賴之，若渡濶平暨，則功尤偉）猷耀史冊，然而高臥南陽時，所學所行，僅曰「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而已，明志即淑身，致遠即善世也。2. 王陽明，王陽明之奇行偉概，國人多知之者，綜其生平，淑身之學尤大於善世，試觀其身受廷杖，血肉崩摧，閭關萬里，謫戍苗荒，鑿石為棺，儼然自吊，而獨抱道自娛，豁然有悟，發明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學，不但惠迪國人，更遠傳海東，有助於明治維新，此又能淑身乃能善世之鐵證也。3. 曾國藩，日本學者宇野哲人，嘗稱曾氏為平常偉人，蓋世所謂偉人者，必叱咤風雲，或功奪天巧，曾氏雖手建大勳，然綜其言行，實係一蠶然儒者，平常云云；正指其淑身學力，更有逾於善世之功耳。今既肯定東方文化之內容如彼，又引證足以代表東方文化之人物如此，兩相勘對，世賢或有取於愚言乎？然後如何籌維發揚，始可循序而論究之。

東方文化在歷史上之演變

言及東方文化之歷史，則當回溯周秦以上，又可判為二大支流以說之

(一) 由宇宙自然之理，推窮人事，舜倫綱常，垂為典則，有養有教，事功足徵，此即淑身善世之學，固嘗奉孔子為宗師，以堯舜禹湯周公為鼻祖，伊尹皋陶為輔弼者也。(二) 由玄想遐思，超乎人事而建立者，老聃為宗師，許由陸順為鼻祖，莊列關尹屬於輔弼，魏晉六朝之清談，即支流也。前一派與西方實證學說相似，所謂誠正修齊治平，無一不關切人事，若老安，少養，壯懷，更為人事之顯著者，庠序學校所課者何，課人事耳。「六藝」「三事」「三物」「六府」實無所不包，無所不統，而又分為四科(德行，語言，政事，文學)以教之，定出操德，依仁，游藝之次序以範圍之，其精神在於有為，在於能發揮動力，所云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存於己。力惡其不出於己也，不必為己。蓋就人事以立學，舍人事即無學也。後一派既本玄想為宗，一切推理，故迥然超乎人事之外，常置重於「不」字一面，曰「不為人先」「知白守黑，知雌守雄」行不言之教，無為之政，皆其義耳。

然而東方文化，其過去究以何派為中堅？何派學說始與國民性有深切之關係？在淺見者恒曰：漢武帝罷除百家，表章儒術，經義帖括試士，更由宋迄今，則當然以孔孟之學，影響中國至深。嗟夫此耳食皮相之談，亦即東方文化一蹶不振之原因，更致國家於危弱之病源也。夫表章儒術，經義試士，不過時君世主，牢籠人材之手段而已。試觀漢武一朝，有一事一行，合於真正之儒道耶？彼蓋奉黃老為精神，以霸略作應用。一生行事，史傳胡存，然而胡適之陳獨秀蔡元培等，反譁然舉此為儒家排除異派錮蔽學術之罪，假使剝轍有知，豈不匿笑於地下耶。謂胡同有云：「中國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即循用秦始皇之制度)二千年之學，荀學也。(指荀子而言)荀學屬於鄉愿。秦政純然霸道。」其說批評荀學，誠覺稍偏，然而孔學之真精神，真作用，其未全部之推行於中國，固彰彰然明矣。

孔子之學說，既未深切的普遍的培育為國民性，然則數千年來，其真正崇奉者為何家學說乎？余嘗深稽而博考之，斷為老莊之玄想一派，實無形中，薰染此泱泱大國，直抵於今日，何以知其然也？人情莫不喜逸惡勞，「無動不為人先」，則不勞而逸矣。人情莫不喜成惡敗，「無為則無敗」，因惡其敗，故爾無為矣。人情莫

不欲坐享利養，無動不爲者，實靜俟時機之來，以投我所欲而已。（老子立學之真精神，並不應如此解說，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蓋無爲於嗜慾，無不爲於道德也。上項說法，係就國人曲解老子之心理，而演繹之，讀者幸勿誤會。）凡此諸說，均切中恆人之情性，故和光同塵，知止不殆，知足不辱，皆成爲儒者避事之口頭禪，尤其所謂士大夫階級者，更篤信而推行，致養成一種權術詐僞，見事不作，有利必取之惡習，此東方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演變之最大者；又卽一蹶不振之由來也。

其餘局部演變情形，亦可得粗略一論——秦代焚書，項羽縱火，百家諸籍，一時蕩然，西漢徵求遺書，立爲學官，訪經師儒，紛然並起，是名漢學。宋儒病漢學重名相，拋棄微言，始舉孔子所罕言之命，與孟子所常道之性，再加以釋氏禪學，雜糅立教，是曰宋學。宋學於孔道雖有一枝一節之發明，然既不如佛學之博大精深，反而空談性天，不重事功，與漢學之瑣碎無章，爲弊正同，此漢宋學之於東方文化，一部份演變的情形也。然此兩家學說，實與此文化有甚深且久之關係，談復興問題者，斷不應忽略。

下面考據，詞章，史地，輿算，金石，繪塑，奕譜，茶經，要皆東方文化中，所包括之一種學藝，其發明與演變及影響於國民性者，固有史蹟可尋，然彼既屬支流，則毋須詳述。惟別有印度佛法，於漢明時輸入中國，歷二千餘年，不但崇奉至今，且其學在中土光大發揚；（如天台，禪土，華嚴，性相，各宗。皆中土祖師大德發明）實超乎儒老之上，故談東方文化者，匪僅不應略去，更宜深加研究。第本文討論範圍，限於孔儒，他日當另撰專文詳論之也。

用何種方法發揚東方文化 東方文化之內容暨演變史蹟，既略爲敘述矣，然當則用何種方法，使其光大發揚，茲就一得之愚，略舉綱要如左。

（一）以孔學爲宗，百家之說爲輔，並融貫新知，求真理而期應用。

世多知孔學有一貫之傳，一貫者何？仁道是也。仁之爲義，不詳於六經，而獨著於論語，反覆解說，氣象萬千。與考仁之爲義，含有五種真理：1. 惠澤之義，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張問仁，告之以慈寬信敏

惠，並申言之曰，惠則足以使人，此一也。2. 篤厚之義，「君子篤於親則民興仁，」意謂君子能厚於親屬，不遺忘故舊，民皆化之。又里仁爲美，錫過知仁，皆篤厚之註脚，此二也。3. 剛毅之義，以仁者不憂，即接之以勇者不懼，一貫之解，非偶句也，故別云「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此其三。4. 忠恕之義，仲弓問仁，告之以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又「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義在仁道內，最爲偉大精深，故曾子舉忠恕以答一貫之問，其實一貫者，即仁道而已，非忠恕所得專也。5. 克己之義，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即此義也。孔子學說，其能籠蓋古今，歷萬世而不渝者，正賴有此仁道耳。吾人不欲發揚東方文化則已，果欲從事，舍闡明仁之爲義，其又奚屬？

至百家之學，雖駁難不純，然既建立孔道爲宗旨，則不妨旁稽博引，以助吾學之成功。如墨學古人所視爲洪水猛獸者，但今日讀其書，乃深知墨子亦悲天憫人，發心救世之聖人，能言以距之者，門戶見解而已，與孔子所謂「道並行而不悖」不相合也。

再孔子雖云述而不作，然決非迂拘守舊之流，故於居今返古，曠爲舊將及身。吾人今日欲再建東方文化，更應發揚此種精神，凡事祇分邪正，不判古今，祇問真偽，弗別新舊。總而言之，合於上引之文化定義，及本節所稟述之仁道者，咸可研討發明，期歸實用，俾造成道一風同之雅象，舉所謂種界國界者，一一粉碎之，此乃爲東方文化之真價值，用始有急求復興之必要者也。

(二) 宜提倡志願精神，根絕功利思想。

東方文化一蹶不振之原因，固由國民受毒玄想，而功利主義，又實大害之一。尤以近三十年之社會現相，敗壞惡劣，更屬不堪縷述，蓋今日之所謂功利思想者，由羨慕西洋物質文明，更接受其個人主義而成，推嚮復推嚮，決非如舊日「通經致用」之說法，亦不與能「爲功利而學術」，相提並論者也。直切言之，功利思想云云，固作官發財之代名辭而已，如民元二年，學法政者，易於登進，故學法政之學生，同時增多，某一時期政府多用工程人材，故投考土木科者，異常人衆，下面共黨有權，則高談馬克斯，領袖專政，則競倡獨裁制。其

他幽默文藝，整理國故，文化建設，均犯有假藉目標，顛達其某種手段之嫌疑。即在今日高唱復興東方文化，借之而為副作用者，又安知必無其人。此種現相，為害之深，無可比擬，錢智修君曩發表有「學術與功利」一文，痛澈之言，讀者不妨取而印證也。

吾人既洞見病源，且有志於恢復東方文化，則應根絕此種劣想，而代以志願精神，何為志願？釋以俗義，自甘情願是耳。能有此種精神，則雖刀鋸在前，金帛在後，吾方掉頭不顧，使利誘威脅，咸失作用，此東方文化「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之真命脈，從此道入手，又推己以及人人，其所收效果，豈主張西洋政治教育者所能想像於萬一也耶。

(三) 重實行不尚空談。

東方文化，涵義雖廣大精深，然挹其單辭孤義，自可終身受用不盡。如格物也，在古人訓釋雖多，但釋以今義即格絕物欲，滅私奉公而已，何等簡單明瞭，易行易守。吾人苟常在格物之心，舉凡聲色貨利，不必強貪過求，仕宦得失，亦不必深為計較，此心澄湛，自能秉正大精神，治公務如私事，充其結果，將使法律頓失效力，社會純係端人，其為利益，寧有量哉？不過中國需稱多文國家，又係五分鐘熱度之民族性，凡一事有合於時尚也，則人人皆搖筆高論，連篇累牘，刺刺不休，積久則因此獲名，亦可緣此得利，然所談者，彼固不屑以身一試也。曩有人譏某社會主義學者，謂其居洋樓，擁豔妾，大唱共產思想，寫出多量之左傾文藝，以換稿費。若斯人也，吾恐滔滔者流，不勝其舉，設真欲復興東方文化，此種惡習，斷不容絲毫殘留也。

(四) 重在實行原則，不必為支節的分析。

此義當分兩方面言之，一恢復東方文化，應如前下之定義，對於人類生活之方法與路向，本仁道為原則，鎔今貫古，研討發揮，但唯一需要者，即在斷定其能適用與否，不必先偏於支節的分析，轉致廢棄無用也。姑舉一端而言，如婦女嚮崇三從四德，今日欲整個提倡，自然有所扞格，儘改為在家時從親訓，結婚後守夫說

處社會服從師友指導，是於三從之義，絲毫無忤，而作用與精神，則迥然各別矣，此所謂貴在就原則求實行之義也。

惟東方學術，因不注重分析之故，以致古義含渾，甲可據之以爲甲說，乙可申之而成乙義，苟聊謂「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莊子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影響於文化者，爲害亦烈。今雖側重發明原則，然如何推行之，仍當讓專家精深研究。但不能跳出原則之外，原則者何？上文叙述已詳，再用簡語聲明之曰：「學術以外無事功，身心以外無學術」。凡異乎此者，皆文化支流，非所與於恢復之列也。不然如某某等之考證紅樓夢，及醒世姻緣，在彼殫心竭力，一文累數萬言，何嘗不自認爲有功文化，但明眼人觀之，祇認爲又增一文藝譯資而已。精微分析，不如此作解也。

(五) 應精深研究，不能徒作大綱概論式的提倡。

此義驟然視之，似與前條，勢嫌矛盾，其實乃相成之義，非相反之說。今譬喻以證明之，前條所云原則，在夏必衣麻，冬必服裘是也。但麻裘之爲物，種類千差，自應精究而善製之，乃克收彰身之效，如披裘一片，着麻一幅，招搖過市，有不引人大譁也耶？

中國近年來新造成之學者大師，數至難量，然讀其著作，皆大綱概論之類，有徵引而無發明，有例比獨少論斷，直抄胥之學而已。乃又彼此勦襲，儼然成家，學術敗壞，斯爲禍胎，最近此種風氣，仍未少殺，如研究王陽明學者，僅知取材於答顧東橋書，或引傳習錄一二條，根本王學學詣所在，反棄而不顧，讀之者固不明其所以然，即說之者，過時自閑，亦將茫然弗解，此種現象，真令人感嘆太息，是又當急爲改善者也。

綜上五點，即余一得之愚，願與提倡東方文化，研究東方文化諸賢達，互相砥礪，勉期有成，文化乃屬公業，非一人一國所得而私據，他山攻錯，固日夕引領企望者爾。

根據多田司令「對華基礎觀念」

一論中日提携

陳 昭

吾人讀多田司令對華基礎觀念一文，係遠在民國二十四年間，原文揭載於津之大公，及上海之申新各報。閱週週報，更發表有某氏所撰專載以響應之，認為在「塘沽協定」後，一篇確能解決中日問題之文章。但不久某關係機關即有人發言，謂中國譯文不盡忠實。當日余曾剪取全稿，置諸行篋，不幸於事變後散失。今讀各報披露之原文，深覺與五年前見者，絲毫無異。何以當時乃有人昌言譯文失實耶？深極思之，始恍悟多田司令係以英雄氣概，佛了心腸，侃侃而談對華基礎觀念，較諸一般濡染侵略思想，純取權術途徑者，截然非同。況文中援春秋責賢之義，對於本邦人士，頗致質難，故觸動一二人之不快，思所扼利。特今日痛定思痛，假令中日問題果能如原文所示發揮「自行反省」之道，由而建立一平正互助，足以顯現皇道精神，更足以使中國人靡然嚮義的「中和政策」，使中日兩大民族一心一德以赴之，或許當前戰事，不會爆發。縱爆發矣，亦恐不至拖泥帶水而延長於如是之久，嗚呼，「一言興邦」之訓，不值深長思哉？

近日推闡多田司令原文者，有晨報張騰霄君之書後，可謂一字一句，皆含深意，與新民會繆斌先生之「爲亡國英雄易爲興國英雄難」一文，及「中國公論」歷期倡導和平之社說，洵屬異曲同工，蓋時至今日，鋼筆曲頭久矣，忠言諫論，不易多見，故多田司令昔日之闕論，亦成爲今日的空谷足音。然而有不利於日本耶？曰是何言也，彼諸氏者，皆能各愛其宗國，而擴大愛的精神，以竭忠貢獻於彼此的鄰邦，自大者或畏其逆耳，明識者必佩其直心，利之無窮，云何有害。第見仁見智，互有所持，涵義未申，亦當廣究，用再撰文推闡，並以此爲根據，進而一論中日提携……

著者擬會作「親日聯日之解剖」一文痛陳所謂親日聯日者，當在兩民族文化上，語言上，行動上，意志上，尋出一足以互守互行之原則，使兩國民衆努力實踐，更依此原則，建立一種平正的，互惠的政策，我中日國

民在此政策下，澈底循守，以消除誤會，以促進和平，以安定東亞。對於所謂所謂職業的親日，個人的親日，感情的親日，頗事抨擊。余固人微，自然言輕，社會人士似未省察。尤其今日有一種風氣，凡論中日問題，一味逢迎阿諛者毋論，即態度苟涉溫和，亦鮮不以好畫目之，縱未面斥，難免腹誹，吾人膺腹誹之譏者久矣，特以能勢安危，匹夫有責，而又箭在弦上，管輅喉中，不吐不發，烏容有己。故根據多田司令對華基礎觀念，演繹為兩項原則，以貢獻於中日實達之研究……

(一) 能自愛中國者必能愛日本 尊重中國者即等於尊重日本。

多田司令的對華基礎觀念，雖出諸軍人手筆，然決不張大武力。亦弗崇尚權略，所論固真實的平等互利觀念是也。吾人於此觀念下：應當痛自反省，將種種的不平恨心，與一切意氣念頭完全擱下，首先審問，我經商是否不高價病民？我居官是否能清廉自持？我求學是否能日異月新？我務農是否能勤於耜耨？我當兵是否已盡軍人天職？我作工是否志在利壽致用？再問我是遊手好閒，坐享祖業的高等流氓否？再問我是終日營營，假公濟私之不肯份子否？於此而能毫無污點，即為良好國民。但雖為良民矣，又當自問我對於國家觀念，究竟作如何感想？我真能愛國矣，對於鄰邦日本是否亦能真誠敬愛？如此層層推勘，自然可得出一個答案 而中日永遠親善之道以立。

何以言之，中日今日雖糾紛未解，然僅為蔣渝一方面作梗也，如臨時維新兩政府之努力政治，汪精衛先生之倡導和平運動，新社會之積極改善民衆思想，合此三者力量，自然可以創出一種嶄新的局面。然而嶄新局面，欲期其急於成熟，自非深得全體民衆真誠擁護不可。不過所謂民衆者非聚集一般奸商惰工，騎兵蠶農，貪官污吏，浮談坐食之游離份子，吶喊搖旗，即可造出偉大力量也。必如上文所謂能各盡其職，又能激發愛國熱念者，集合而策勵之，自然產生一種偉大力量，憑此力量，則中日徹底提携的新局面，乃克完全成熟。

或謂子獎勵中國人愛中國可已，何以又云等於愛日本耶？烏知忠之為義一也，不忠於此，又安能忠於彼，若僅某說部中，記有一幼婦與鄰人通，在歡會際，其夫冒雪歸，幼婦怒而逐之出，並與鄰人謀，如何以斃其夫

隣人，突然警覺，厲聲呵之曰：「汝背夫就我，已屬不貞，况再思謀夫，寧非萬惡，汝今日能謀夫，他日必及於我矣！」手揮佩劍，斷其臂而出，以此作例，事理正同。夫日本固我國之善隣也，今日不幸而發生兵爭，若就其所發之聲明而論，中日兩國親交，固仍絲毫無傷。儻一般中國不肖份子，弗識此旨，或利用地位，或造作機會，乘機借事生非，漁肉平民，平民無識又必府怨於日本，是中日之戰事未結，而中日民族間之隱患又生，醞釀結果，寧可云禍。假使我中國人民，識得自愛本國之義，而又忠盡職守，不但不肯漁肉平民，再增怨源，必更感激日本協助之義，思所酬答，豈尚有利於鄰國者乎？況中國人民從三代而下，即富於和平思想，世界精神，決不自隘其範圍，以一國一族是限，故西洋人常有一疑問，謂：「中國人既能發明指南針，何以不思冒險航海，佔奪他人之領土。中國人既已發明火藥，何以不廣製槍炮。或研究高深之殺人化學。而徒造烟火爆竹，僅供新年之用。」此種疑問，歐美入每苦於不能解答，烏知我東方民族所特有之精神，正於此處表現，豈彼物質主義者所能夢見耶？墨子發揮兼愛主義者，有云：「視人之國如己之國，視人之民如己之民，視人之身如己之身。」孔孟弘倡恕道，亦同此義，綜合言之，即本文所謂：「能自愛中國者必能愛日本」。

又何言不尊重中國即等於不自尊日本耶？中日之不應永遠鬥爭，而應澈底親善，雖三尺童子亦能知此義矣。但欲舉親善之實，自非由彼此互相尊重不可。余去春東游，曾發表講演謂「今日之中國人如久病者，日本如醫生或看護者，醫師對於病人，必調其機寒，慎其起居，優予藥餌，然後病人始得甦生。儻或膏其食令饑，誤其藥致痛，更亂其起居使瀕於危殆，病人只有束手待斃矣，然而其如醫師之責任何？如醫師之名譽何？」今日苟有對中國人使用優越威如多田司令所斥責者，毋論屬公屬私，必令中國人發生嗔恨，積因成果，而兩國親交前途，又當如上文所舉別生障礙。故云不尊重中國即等於不自尊日本，此蓋防微杜漸之談，切盼我友邦賢達，深思慎慮者也。

(二) 能自行反省，乃能奠定和平，惟欲尋求和平，必注意自行反省

多田司令所謂自行反省，即李二曲之悔過自新，實孔孟之學範，釋氏之法魂，古賢有謂：「彌天大罪，當

不得一個悔字」，今日之中日問題，實百餘年來醞釀之業果，吾人殊不忍舉責任問題，偏置於任何一方面。不過兄弟鬩牆，究非佯事，故板垣大將最近亦謂：「中日雖戰事未已，但終是兄弟之邦」其一種誠懇態度，與近衛平沼阿部各首相之聲明，暨多田司令之此文，吾人讀之，誠不禁感慨欲泣！蓋時至今日所謂由歐洲的烽火而反映於東亞問題，瞻念前途困難，令人不寒而慄。我東亞民族，不能不自謀解決，自求永絕紛爭，自求永奠和平，若棄而弗圖，勢將遺憾。惟欲專求和平，必自「自行反省」始。唯真自行反省乃能「奠定和平」。捨此兩途，他無是處。

何以言之「自行反省」即佛家懺悔之義也，於中包含有二理，一者悔其已往，一則禁遏將來。如單悔已往矣，而不能防制未來的惡行。設僅戒將來矣，而又無以補已往之遺憾。故須雙管齊下，中道始立，真理乃顯，欲求中日問題之適當解決，理應如是。

中國人所當悔者，以同文同種之民族，何必過爲己甚，依賴歐美，依賴蘇俄，而不親善日本，以致今日兵連禍結，已呈借亡同盡之勢。此後誓本道義立場，爲真誠的親善，平等提携，無詐無虞，此中國人反省之道也。日本人所當反省者，我爲發揚皇道之國家，萬世一系，君民世守，令名正氣，著聞世界，縱爲建立和平計，然其道孔多，何苦自銷同文同種之實力，反啓亦自侵略之陰謀，以後誓本皇道立場，對中國人民，一視同仁，永敦友好，實現建設東亞新秩序，澈底完成，此又日本人之當知當行者也。

如是兩民族皆本此種認識，以自行反省，以尋求和平，則今日議和之條件：即如高陶所披露者，在中國亦不爲屈辱，在日本亦不爲強取，設無悔過之心，而徒唱和平高調，擬石壓草，石離草滋，如凡爾賽和約之公案，寧不當引爲殷鑒，此又能自行反省，乃能奠定和平，惟欲尋求和平，必注意自行反省之真義也。彼瞻前顧後，翻雲覆雨之徒，何足以有喻於斯義。

中日問題演變而至今日，決不容如安岡正篤先生所謂「有日本意識的日本人，而橫發妄議，自增障礙」。原文見教育學報第四期，馬瀛岑君譯。更不許如杉原正巳先生，德富猪一郎先生所謂「抗日的日本人，橫干事權」，即在中國人中亦當如多田司令所指，「須獲有民衆信仰之人，乃付以事責，必須排斥獨夫，根絕共

差。如此則中日間之障礙，一掃而空，而真正之親善，必由是建立，所謂一言與邦寧不確耶？吾再誦多田司令原文之最精粹者，作兩面說法，以結鄙論……：

（原文）「一部分不良日本人，或對中國人逞威欺壓，實使任何人生不快之感，此非大國民之態度也，向對方誇示優越者，反顯示自身之無知，凡真正優越者，應自重對人格，而加以愛護。」

「翻案」一部分不良中國人，自失國性，藉事欺壓平民，一味恭順獻媚者，實使任何人生不快之感。此非愛中國亦非愛日本之道也。向對方低首求寵者，反顯示自身之卑劣；凡大好國民，應自愛其國，同時亦敬愛對方的國家。

建設東亞新秩序也，和平運動也，東亞協同體也，中日提携也，欲求此美名逐一實現，自不能超軼多田司令所舉對華八項態度，而另有新途，可望成功。同時即余上文所舉之兩義，亦可與八項態度，相輔而行，捨此即背正誼，必無是處。預料本文與讀者諸君見面之日，即舊歷之殘臘，除夕已迫，新春再來，大地回陽，萬物欣起，吾切望中日問題，亦如冬春之遞嬗，另呈新的景象，一結擲筆，繞室徬徨，願於明年觀春光而增新趣，則中日前途之大慶也。

從陶高脫退說到今後政治家應具的風度

陳 焯

自陶希聖高宗武脫離和平陣營的消息傳出後，一般腐心於中日問題者，莫不深切杞憂。蓋以此項行動，雖不致使和平前途，全面的遭受影響，然而亦難免發生少許波瀾。但事實既演變至此，所謂善惡是非，吾人暫可不談。獨連日有聞於士大夫團體者，暨在南京報紙所發見之評論，大抵慨嘆人心不古，謂「政治家道德墮落，足以自斬其政治生命」。於此而撫今思昔，對中國此後政治家應具的風度，發生幾點窺見，聊本曝芹之誼，簡略提出，一供研究：

今日所謂和平，特中國各項問題中之一總綱，而且最切要之問題，但非一和以後，即他無所事事也，各項問題之待決者實多，可總和而名之曰「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自應由主持政治舞臺人物，逐一表現，逐一解決。惟政治舞臺本一波譎雲詭場所，若讓「純學者」或「純官僚」式之人主持之，所得結果，自難十分美滿。儻另任中國式之政客，操縱把持，則所得結果，又勢必造成禍亂。民國之政治史皆由此數派人所組成，抑屬我國民過去身受痛苦之結晶，特不忍再事顯揚，自彰國短，目前唯一敬望者，現代之政治家，宜發揮「昨死今生」之精神，未來之政治家，當培厚「懲前毖後」的觀念，所謂建設新中國與分擔新東亞的責任，庶乎可達。

然而如何乃可實踐此精神暨觀念？則靳望政治家宜從事下述之種種修養是也。不過有人必問難曰子為政治家耶？從政若干年，成績安在，儻並此兩者而無之，既乏經驗，寧非空談，以空論責人，徒見其為書生妄舉而已。著者雖未高登政治舞臺，然於中國過去政情暨行政學，曾粗事研究。尤其本文所論，皆彙集我古代許多大學者之言行，更參酌現代學理演繹以成，金針暗度，確具苦心，寧得與空談等視耶。至此後政治家應修養而培成何種風度，茲先舉其要目於後，（一）不挾私，（二）不諉過，（三）不自用，（四）不矜功，（五）不避惡名，（六）不慕利。此六不主義，苟能貫徹其一行，已足爭光簡冊，若兼而有之，則當為全世界所欽崇，千萬年所永慕，高山仰止，企盼賢明之政治家努力以赴，終有達到之日也。

先言不挾私……武三思謂「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此善善惡惡主義，合中外古今恐能超軼其範圍者，實不多見。徵之乎史，得諸葛武侯暨曾湘鄉，差能盡其全德。李嚴爲武侯所貶謫之人也，然自曰：「唯武侯死無能用我之人矣」，而至痛哭仰體以終。曾湘鄉素獎掖王琢堂左文襄，王左兩人始終與曾立於反對地位，而曾氏仍一貫愛護，俾得有以奮志功名。反而一論今世，立憲國家必有政黨，雖以利民爲號召，爲愛國而團結，然合一國或一民族而論之，以少數箝制多數，終究爲「私」的集團的氣味，不過在朝政黨與在野之黨，互相監督，政治流弊，幸可稍減，然詰者不使之，又創爲「黨專政說」，乃至推演爲獨裁制度，如史太林、希特拉等，口啣天憲，朕即國家，以此趨勢，又安得不造成世界動亂耶。中國過去受「人」的挾私之毒，與「黨」的挾私之毒，殊不忍言，時至今日，敬望大家痛切懺悔，本賢能主義而用人，就志願相同而結合，（此點另有專論，不然今日某黨某派之人，皆襲取同志之名詞也。）與其求團結各黨各派，易莫如造成無黨無派，仍然盡量發揮各黨各派之精神（但共產主義除外）齊以興亞建國爲最高鵠的，孜孜尋求實踐，以建新邦，以冀和平，此不挾私之作用也。

其二論不諉過……東方文化精神，素重忠恕，不諉過即恕道之一也。我古代先民，或更有進一步而行之者，如兄弟爭死，載白鬻以先行，若朋友急難，願惡地之是貶，求諸史篇，其事孔多，立國精神，端在於此，尤其政治家因一事建議或措施之失當，引咎自殺自劾者，不知凡幾。即漢代以陰陽失調而歸罪宰相，亦屬此義。中國近二十餘年來此種精神喪失盡矣，吾人不願極言，亦不忍言，第望此後之政治家何妨舉功歸人，如曾國荃克復江寧而曾國藩報捷奏章先列官文之例，何妨以過歸己如三國志稱，街亭兵敗，武侯追思昭烈而引咎自責之例，一恕一讓，治道乃立，此又政治家所當深思而效法者也。

第三論不自用……自用之道非一，凡有所矜炫，鑿而不捨，以至有所固閉，而不樂與人合作者，皆繫在自用，非大政治家之風度也。若宋代之王荊公其所立青苗，保甲諸法，何莫非三代成規，其保甲法更傳行迄今，青苗法又即合作貸款之遺意，其爲壯猷可想而知。獨以荊公誤用章惇，呂惠卿，蔡京，曾布諸人，遂一變而爲培克聚斂，極端擾民之政制。願荊公在當時何嘗不知法行有弊，乃執拗不悔，弗思改善，論者遂以南渡之禍

歸咎之，即政治家自用之咎也，尤其民國偉人，遠者如項城，近者若某某，何嘗非雄才大略，徒以誤於自用，一則晚節不終，一則無所大就，為國家人材計，寧不可惜，此又後之政治家所當引為殷鑒。

第四論不矜功……不矜功應分為兩方面而論，一則如左文襄晚年見人必道經營回鑿之功績，又如梁武帝初勝契丹，遂驕滿愈度，終召大敗，身死國滅。一則矜炫其學術思想或立身之品德者皆是也。常人犯此矜字，必百事無成，在政治家尤當引為大戒。宇宙間事決無絕對的止境，德如孔子，功若夏禹，誠無以復加矣，然數千年後，尚有打倒孔家店者，更有疑禹為爬虫者，吾人區區的道德文章，與功罪難分的一切事業，何可引以自矜耶？

第五論不避惡名……善名非不可不取也，然只要事在當行，有利於國，有利於民，即屬惡名，亦毋庸其避諱，但所應注意者，即是否為我本身利害打算，或為公眾利害打算，動機為私，取惡名固更惡矣，縱為善名亦不得以善義歸之。如過去所謂之反革命，反動份子，投機者，今日之漢奸，賣國賊，亡國奴皆惡名也。如政治家純全以救國救民為信念，而非口是心非者，對於惡名即應不必避忌，運情直行，求達目的。蓋與論本無澈底之是非，亦無永遠之是非，若當日鬧拳亂時，紅燈教徒初則自居為義民，呼通洋務者為二毛子，迨勝敗一分，教徒遂變為拳匪，二毛子又號大人矣，天下事大抵如斯，故政治家之行動，應具佛教精神，只問動機，不論名目，牛馬呼我，聽之而已。

最末論不慕利……金錢為人人所愛樂，尤其在資本主義發達的時代，為一切享受計，更盡量追求。但既自命為政治家，則應具有超人的性格，上列諸弊，容或可犯，獨於金錢一項，斷不許少有染污。吾於陶高之脫退問題，認為滬寧報紙所批評者，似乎詆毀太甚，獨所傳得滄方運動費三百萬元，此事若確，毋論數目多少，均該為政治家三字，行最終之弔祭矣。或有謂如孫科，孔祥熙，宋子文，乃至於某某等，孰不腰纏千萬，然仍繼續其政治生命，活動不已，子何以輕視有錢之政治家，豈不聞美國智囊團，有半數皆富翁耶？余曰君認孫科孔宋作政治家，實眼光渺小，不如鼠豆，彼等皆一時期內有機會之倖運者，渠本不解「政治道德」為何物，安能責以妄取之非。若智囊團諸人大半經營農商工業，積財在先，參加政治運動在後，何可引作比例。總之政治

家而貪污，是自斬其政治生命，非可幸膏之事也。

綜上六義，儻能逐一做到，不挾私即屬公正，不凌遇即敦惡德，不自用即永無枝刻之心，不矜功即永無妨賢之意，不避惡名則儒者勦，不慕利則貪夫靡，以此備具諸長之政治家，出而擔當鉅艱，旋乾轉坤又何難哉。至政治家應時求智識之充沛，情緒之恬適，體格之健全，頭腦之冷靜，此又係另一問題，不在本文所論風度之範圍。願余屬草至此，竊念過去所接觸作政治活動者，追憶其行爲，似乎祇有派系之結合，酒食之徵逐，金錢之俵散，消息之刺探，或出版報紙，散佈流言，或多唱高調，震驚世俗，若洪憲朝乃至於北伐革命國共未分時期，儘多此輩政治家活動成績，誤以此爲政治工作之定義，不思進步，不求改善，則余祇有緘口結舌，不再發仗馬之鳴矣，噫！

總論和平運動

廿九年一月

陳紹

(一) 緒言

居今日而從事於和平運動，並無玄義，亦鮮秘諱，質實言之，卽中日雙方罷戰言和，恢復善隣友好關係。更推進一層，不僅息一時之紛爭，且將鞏萬代之和局，非祇謀中日之安定，更須策東亞之繁榮。本斯職志，形成運動，雖立澶淵之盟，雖締凡爾賽和約，在戰敗者不爲屈服，在戰勝者亦非強取，蓋以兩族永睦，黃種新興，楚得楚弓，何容計較。設非然者，掛羊頭而賣狗肉，口道義而行權謀，縱勉強湊合，結此殘棋，然殺機潛伏，終須爆發。讀德法兩國戰史，對於俾斯麥強割洛林暨亞爾薩斯領土一事，以致預種歐洲前次大戰之遠因，且實伏下歐洲今日大戰之禍種，舉古例今，此我愛中國之志士仁人抑愛日本愛東亞之志士仁人，想均不願貽謀弗臧，而致飲恨於無窮者也。

不過今日之所謂和平，其實難言，爲全面的和耶？在日方固係以皇道精神自待的國家，此次戰爭決非動於「領土」「利權」種種的狹隘思想，所謂真實態度，經近衛，平沼，阿部，米內四首相先後昌言於朝廷，杉山，西尾，多田，安藤諸大將分別闡明於軍次。此外如馬淵逸雄，大藏公望，岡部長景，杉原正己，德富蘇峯，中野正剛，室伏高信，安岡正篤諸先生，依據文化，經濟，政治之立場，亦曾爲多方謀和的呼籲。況日本臣民素奉與皇室一體爲精神，爲生命之人羣也。

明治天皇教育敕諭，其中豈不明示曰：「通之古今不認，施之中外不悖」中國固日本今日由對體而立之外也，其如何乃能不認不悖，吾意友邦賢達實思之審計之熟矣，所謂各衷聲明，僅諸氏論文，卽爲表現此不悖不認之原則，故舉全面和平的責任，責望日本，既切事理，亦合輿情。第對渝方所領導之中國軍民，則不能作此種看法，因彼方正被人劫持也。余論及時局，每每舉一比譬，謂有作竹籬者，由日初而至午夜，當局精神悉滅疲敝，勝者願舉所贏金錢，全還負家，負者亦未嘗不可應允。乃有從旁觀局之人，囊出多金，給予負者，並告之

曰：汝等約定圍數猶未完結，何必中止，若中止則吾儕無利可圖，前假之款，須立時清償也。此雖戲談，然按諸中日情形，何以異是，勝者負者，均甘罷手，而彼資本主義之英美，共產主義之蘇俄，吮人膏血之猶太，獨劫持奮爭力壞和局。嗚呼，我中國人何不辛耶？我東亞人又何不幸耶？此全面的和平，所由遙遙難期者也。

全面的和平既尚有阻滯，則自然進而議及局部的和平矣，自然汪先生所領導的和平運動遂為「局部和平」中之重要劇矣。余敢先作一言曰，和平運動非汪先生一人之私言，除為抗戰派所劫持者外，東亞全體之公言也。和平運動非國民黨一派之行為，除被共產黨所惑蔽者外，亦東亞全體之行動也。既然富於全體性，則僅事「局和」而又奚益？余為隨望和平之熱烈者，寧捨身命，此念不渝。特信念雖幸苟同，而辦法應多研究，故於舊歷本年之新春，轉此專號，專談和平，並進而請益於汪先生，暨中日兩國之仁人志士。其所奉為立場者，即根據東亞應具之全體精神而發議論，換言之，即代表老百姓之呼聲，所謂真貨語，家常話，望加垂省者爾。

(二) 和平運動真義的我見

天地間事，有始作者微而將畢者鉅，如泝辭洗可以滅人國者是也。亦有始作者鉅，而將畢者微，如宋帝御親征契丹，而反構成域下之盟者是也。事理誠難預期，而發願不能不大。著者對汪先生所領導之和平運動，每以私心推測，或不致如下舉之幾點……

(1) 奪取政權運動 (2) 獵官運動 (3) 復黨運動 (4) 苟安運動 (5) 其他……種種

一二兩項應合為一事言之，汪先生賢名滿天下，且素以老青年自居，救國救民，斯其素志。況年將六旬，桑榆景迫，斷不致戀管眼之虛華，而爭取無聊之政權，此可保證決非為一二兩點所動者也。至復黨運動，驟視字面，似尚近題，蓋汪先生本為效忠主義生死不渝之一人，復黨救國，固其素志。然在黨言黨，汪先生既有主張，自當付黨公決，如二十七年中致書中常會及國防最高會議，與夫電中黨部之所言者，縱遭否決，當繼續陳詞，斷不致為復黨而脫黨。今日在和平運動中，首先恢復黨務者，因先有大前提在，乃推類及之，譬如燃燼本為取燄，然光可以照室，火可以煮物，黨與照者，皆副作用也，故謂為復黨而和平，亦非允當。至第四點則

吾人不忍致疑於汪先生，特姑存此一說而已。

合此種種推勘，然後和平運動之真義，乃燭然大白。蓋無資於一二兩項，則組府固可行權，不組府亦無礙大體。弗執於第三項，則有黨固可賴以推行主義，無黨亦可藉此廣羅人材，兩兩相較，有無不拘。然而所謂和平運動之真義究安在耶？一言以蔽之曰「爲救人民」，不但救中國抗戰下之人民，亦將救日本安居中之人民。不僅救一時之人民，抑須救萬世之人民。

夫中日之應親善，不當鬥爭，此兩國三尺童子所能熟知之義也。然何以而會演成如今日之悲慘局面，在中國則誤於西洋思想種種其因，推行抗日教育培其果。在日本則以侮華政策策種其因，（馬淵逸雄報道部長之語）急進意識培其果。（安岡正篤先生之語）中國不能明瞭日本建設東亞之誠意，故願親英蘇反忍視善鄰。日本未先粘服中國長驅侵略之苦心，反修好國敵而互殘同種。一着棋差，全局皆錯，此豈中日人民所樂爲哉。時至今日，勢將倍亡，著者亦曾親赴日本視察，躬視所謂軍需物資，經濟來源，誠足數十年百年之戰備，然而十年百年以後又將如之何？況今日之戰爭，純以時代爲背景，以國際作立場，目前歐洲烽火，已反映到東亞天地，中日兩國若和平於德英未全面大戰之先，則彼此有利，若和平於歐戰結束以後，則恐將遺恨無窮。再推進一步，今日東洋防共力量，固當尊日本爲霸主者也，以不應戰而戰，使軍需銷耗，物資損失，一旦亦禍延，又將何以善後？我愛中國，亦愛日本，特一念及將來兩民族之難關，實不禁繞室徬徨，欲哭無淚！

事既如此，豈甘坐而待斃耶？是又不然，所謂和平呼聲，卽一劑續命湯也。若和平果能實現，更當如上文所提「不賦息一時之紛爭，且將羣萬代之和局，非僅謀中日之安定，更須策東亞之繁榮」。懸此信念，以爲鶴的，毋論國民黨也，新社會也，國家社會黨也，青年黨也，大民會也，政，學，農，工，商，軍也，老也少也，男也女也，悉就本身職務，勤加努力，然後發揮救民之精神，而爲和平之運動，前仆後繼，矢死靡他，則汪先生之志行可以大顯，共產黨之禍患可以潛銷，東亞新秩序之建設，乃可迅告成功！

準此而論，所謂組府問題，還都問題。復黨問題皆可以名之曰不成問題之問題。孔孟熱心行道，棲棲惶惶，百世馨香，其府與都也，又何嘗獲得。甘地努力反英，自織白衣，一國景崇，其府與都也，又何嘗有在。故

今日和平聲中之組府問題，特附帶行動耳，必非忠賢如汪先生者，猶舉此自期，抑非我全國人民所熱望於汪先生者也。

就斯義而言，用知和平運動，必須集全中國乃至全東亞之人力，共相趨赴，共相工作。不過團體貴有領袖，運用乃能裕如，就中國言，汪先生固此時期之領袖，國民黨，新社會，青年黨，社會黨皆擁護領袖之集團也。就日本言，天皇為唯一無二之領袖，元老重臣，大將勇士皆擁護領袖之力量，而中國種種集團，又皆國際力量也，擁護領袖，果欲何為？答曰，爭取和平實現，建設新東亞，建設新中國是也，捨此而論及其他，縱飾文巧說，亦可斷之曰「都無是處」。

乃有惑者不察此義，反於南中某大報上，發表一社說曰：「忠告文化人」大意謂「和平運動不需要文化人作啦啦隊，亦不需要文化人捧場」。我固文化人之一員，決非看人眼熱，遂吃寡醋，我努力和平運動，而不參加酒官場合，然而縱為啦啦隊又何傷耶？況現階段之文化人，才智品德百十倍於我者，奚祇千百，我以一無名小卒，尚不肯失其素守，若大眾文化人，因某報社論之言，皆望而卻步，然則所謂和平運動，豈該讓賣藥引車者而為耶。此仍襲一黨一派老套，以箝制人口，以壓服異己，我愛中國，愛汪先生，亦更愛和平運動，獨不忍以神聖之和平運動，而為彼挾私說教之人所誤，故冒昧一言，並再總結一句，和平運動係全中國全東亞之呼聲，亦應集全東亞全中國之力量，而求永久和平之實現，弗識此義，則請毋辜負汪先生脫離重慶之苦心，致令和平美名同遭污玷也。

(三) 和平運動之論據

為欲使上述之和平運動真義，不致成為我個人的獨見起見，故再撰本章，進而尋求中日雙方負責者之重要言論，以佐吾說；其可資為論據，而足以從事於活動者，有1，日本政府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 2汪先生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發文電 3，近衛平沼阿部各首相之歷次宣言 4，汪先生周佛海先生之歷次論文暨廣播講演

從旁響應者 1，臨時維新各政府領袖及各部總長之通電談話 2，新社會大民會之響應宣言 3，全國報紙

一致擁護之論評

4, 日本各國體各名流一致贊成之文件

綜合上述和平運動文獻，固皆各具有特殊性質，見仁見智，互擅理由，但因其目標既同，故千變萬化，不離本宗。就中特以汪先生致中黨部電，比較更應引以為論據，故臚列其要義於後：

第一點——解釋善隣友好……謂日本政府鄭重聲明對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全保其獨立。

第二點——解釋共同防共……謂日本政府已闡明東亞防共方策，當照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陰謀。

第三點——解釋經濟提携……謂日本政府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原則以謀經濟提携之實現。

吾人試再推闡此三點，果有何處不利於中國耶？又有何處不利於東亞耶？在日本誠有鉅大的犧牲，然而實使皇道顯現。在中國固有難言之損失，然而從此可永得善鄰之扶持。始哭終笑，寧非快事，假此三點，非同虛文，非假想話，則合全國民衆之力以赴之，縱遭受挫折，如共產黨之劫持，抗戰者之破壞，仍須奮發革命精神，犧牲到底，以求新中國新東亞之建立。然則上章所述和平運動真義，非出於我個人之獨見，顯然明矣。今組府運動已將先和平而成功，幸我國人將來在慶祝中，毋忘和平真義，則庶不辜此一番撼天動地之作爲也。

(四) 歷史上的和戰局及和平交涉之條件

吾人識得和平運動真義尋出和平運動論據，固當努力行動，不應再作他說矣。惟一個國家之國運，實集於許多的歷史而成，今日欲開創中日兩代和平之偉業，自應就中外歷史擇其由戰而和之局，簡單論之，以資借鏡。特中國一部二十四史中，對外交涉非自大而僥事，即屈辱以苟存，與目前之中日局面，可謂完全不類。故換而徵諸於西史……

「一八七〇年德法交戰，法軍大敗，麥次之數次血戰，法軍被俘一師團，其皇帝拿破崙三世，亦被敵虜，乃議和。德首相俾斯麥對待戰敗之奧大利，尚持寬大政策，獨對法國則否，強法人割讓亞爾薩斯及東北部洛林之地，並要求極鉅之賠款二千兆元。法人恥之，故德法仇恨日深，實種因於此，一九一四年之大戰，確於此伏根」……

其他類此之史例尚多，未便繁引，致費篇幅，不過我中日之紛爭，誠如板垣參謀長所謂，「雖戰爭未已，終是兄弟之邦」以兄弟之親，偶有誤會，必然隔離，但誤會一銷，依舊歡好，豈世仇之德法所能比耶。所以在日清戰後有人議建凱旋門於東京以旌武功者，兒玉大將獨奮然發議曰，「日清兄弟之邦也，不同俄國，偶爾戰勝，何功可旌，果此議實現，吾當率部躬毀之」此種風度乃可尊之為武士道暨日本精神。余於去春赴日，參觀大阪博覽會，在機砲回翔之際，始終閉目不閱，輒念兒玉閣下今安在哉？此種情形，歸後猶發之於講演。故今日之所謂和平，自當與歷史往事有別，果如上文所言，以致人民，與東亞為信念，和則和矣，何必瑣碎討論條件，致貽陶高崇以口實。況再進一步言，所謂九國公約也，凡爾賽和約也，限制誠嚴，但因一人怒吼，遽全遭撕碎。舉今日處於夾陣中之汪先生，縱簽出百張和約，以示抗戰下之人民，恐亦必遭否認，決不能發生絲毫影響。若謂對新政權統治下之人民說話，則一般民衆久已瞭然中日之應該精誠合作，此一紙空文，恐反為和平之障礙矣。故以後組府實現，如何議和，猶在其次，最要者，洵應如汪先生所說「關於一般方針為反共與建國兩問題建國係積極方面，關於此項需要，應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治安，一切部門上，樹立新方針並造成事實，以向人民表示和平」。(十九日在上海私邸接見獲田實談話)，此真起死回生之良藥，亦即和平運動之真諦，我全國民衆，全東亞志士，尤其我新民會百餘萬飽含朝氣之會員，對於汪先生此項說法。實不勝其欽佩並願作後盾，一致擁護實行者也。

(五) 發揮新民思想以再建國民精神與和平運動

欲求和平運動之徹底實現，並將上舉的種種理論，種種使命，逐一完成之，自非發揮新民思想，由而再建

國民精神不可。此兩思潮在現階段，已形成爲一大主流，國民精神不再建，則和平運動無從紮根。新民思想不發揚，則和平運動難以結果。著者非以新民會會員，卽如此說法，蓋真理所在，萬世難移，此又敬懇汪先生對此兩思潮內容，垂情一究，必有所首肯者耳。至於如何發揚，如何再建，當另寫專篇，供衆研究。今日爲元旦之後五日，仍在新春期間，以新春而談和平，定然皆大歡喜，乘此喜聲用結吾文，並祝明年春日和平之花，燦爛盈目，庶不枉我寫萬言之稿，而不名一文，能換得和平，則勝如萬戶侯，金穴主矣。

提倡善鄰教育

廿八年十二月

陳 昭

吾人驟然視此論題，必認為「善鄰」者，為敦睦邦交善與鄰國之義，如最近揭中日提携「善鄰友好」之一原則，其實字面固然相同，而內包則彼此互異，蓋茲所說，係希望吾人各就現居之地，集合許多力量，組織許多類於私塾式之學校，對於毗鄰人士，毋論老少，就其志願入學者，招聚而教育之，並從實際方面，多方的設法以改善其生活，增益其智能，俾達於「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之境界，此固東方文化發展最高層之結晶，在日本早已見諸實行，且獲有相當效驗者，扼要以言，即提倡私人從事社會教育，更擴大範圍而期於普遍化者是也。

教育與一國家一民族之興衰，具有絕大關係，論述其理由者已多，茲不繁引。惟是中國自維新變法，改建學校以來，其中學成之士，固不乏材識卓越，藝能優秀者。然儻就一般的情況，加以考察，則多數國民似未十分深受教育改良之恩惠，而反蒙教育腐惡不良之影響，即今教育界中人，本身亦不過諱其短，著論立說，痛策改善。至過去教育界何以致呈如是流弊，其緣因固極複雜，所謂教育宗旨未確定，教育制度時而仿效日本，時而仿效歐美，變更太大，反碍進步，以及設備不全，師資缺乏，如是種種實造成教育界之墮落。然而深切推究尚有兩大原因……

「其一」教育商業化……中國先秦時代學校，從黨，庠，而至於成均，太學，（等於現在由小學，中學，而至於大學）皆遍設於中國，幾於無人不學，無地不設學以教人，故周秦學術思想，以及百工藝事，均為本國文化發展最高層之成績。然所謂學校，不僅不知現在徵收學費雜費，且從而供給在學者日用之需，所謂保義數合一，其人民知識程度，安得不日趨發達。即如孔子以私人講學，亦祇云「自行束修」借以一定師生名分而已，師不以此貶節，弟子亦不因此自驕，故承學之士，類能發奮上進，各有所成就。吾人對於往古學制，或因記載弗詳，不無懷疑，然而如書院有火制，此固近數十年之事，其制度可得而覆案也。因教養合一故，有清一代之漢學大師，多出其中，種種學術，皆在水準點以上，吾人依此原則以評衡現在之學校徵費制度，由小學中

學，而至夫學，有學費，有體育費，有制服費，有雜費，一大學生之支出，年計額總在千金以外，以農村破產工商凋敝之國家，一般人民安得多金培植子弟，故雖有天資穎秀，有志上進之學生，為經濟所困，不能讀中學，讀大學者，不知凡幾。其鮮衣美食，隨便出入學校，且從而鑽金於東西洋者，（東西留學生中，頗多刻苦求學者，此但較少數的，尤其是較近的情形而論，故如此說法也）莫非顯宦，軍閥，豪商，大賈之子弟，所謂養樂家，藉此取得頭銜而已。一般教育家目擊此弊，提倡改善者固有其人，而不肯之徒，反利用此等現象，組織野蠻學校（上海之某某野蠻大學，隨騰報紙已久，非過甚其辭也）專靠徵收學雜費，維持生活，此風一倡，官公立之學校，亦不無影響。學生以買主是居，教職員以賣貨者自待，彼此敷衍，而學風遂每況愈下，學潮遂愈演愈烈，所謂教育破產，此其最大癥結。猶憶章太炎先生有言曰……

「政府設學所以異於私塾者，為其不以金錢賣口舌也，今歛民之租稅，以養官吏，以辦學校，民力竭矣，於學生天學時，又重徵其聽講之費，所謂教育安在哉」。

吾人循覽斯言，且一察近二十年中，由教育商業化而釀出之種種惡德敗行，更念及貧苦學生，掙扎求學之慘狀，寧不縱聲痛哭，此造成教育墮落之最大原因也。

「其二」教育政黨化：過去如共和黨，進步黨，共產黨，國民黨，國家主義派，社會民主黨，復興社，種種政治集團，莫不利用教職員，勾煽學生，誹甲排乙，以壯聲勢，一切情形，因為時不久，目見耳聞者甚多，其中利害，論者已詳，不再複述。茲所謂教育政黨化係分為「內包」與「外延」兩者而言，外延者即政黨利用學校，造虛種種罪惡，上文所謂論者已多不再複述之事是也。內包者係指教職員本身，亦隨取政黨之爭奪手段，而施之於學校，譬若英國留學生當權，則留英者得勢，推而迄於美，法，日，德，之留學生，亦競取同樣行轍，換一校長，全校之教職員皆備備然，各懷去心。從一教育總長或一教育廳長，全國全省之學校校長，悉不能久安其位，教職員地位，既無保障，所謂推進教育，從何說起。此猶僅就人事方面而論也，至學術思想本為世界公器，個人不應舉以自矜，羣衆亦不宜奉為偶像，互相研究，互相質難，乃有發明，乃有創造，顧過去教育界之情形則不然，五四運動前後，胡（適）陳（獨秀）當陽，一切學術論文，悉不出彼二氏議論之窠臼，若

國勝之學術派諸人，（柳詒徵，劉伯明，吳芳吉，梅光迪，胡先驥，吳宓僧），何嘗不體大思精，各有造詣，因與胡陳處於反對地位，不為羣衆所喜，乃黯然而歸。嗣後左傾思想襲入，一般人又開口馬克思，閉口辯證法，曾為偶象之胡氏，遂被葉青李季所批判，秋風見掃，幾無以保持其學者大師地位，學校人事與學術思想，同時形成為政黨化，充其流毒，安得好果，此中國教育墮落之第二原因也。

吾人既審知教育墮落之原因矣，但應用何種方法加以挽救？據鄙見所及，從精神方面言，當發揮「誘人不倦，弗計名利，不分黨派，以教育事業為終身義務之志願精神」。從事業方面言，宜「先推廣社會教育，以福利民衆生活，改善民衆思想，增進民衆智能為原則，而創建許多的義務學校」。茲合此兩者意義，乃有提倡善隣教育之貢獻。

善隣教育制度，雖肇始於日本之宗教家，然其實即成周時代比閭之「黨學」「序學」及科學未停前所有之祠堂義學是也。善隣二字，粗看似覺含義狹窄，然擴而論之，大則鄰國鄰邦，合世界皆鄰也。小則鄰省鄰縣，合一國皆鄰也。現在所倡之「善隣」即新民思想所揭之「親鄰」，不過日本人士推行此項制度，既獲得效果，故濫用其名，示有實績可徵，非徒託空言者。至善隣教育制度內容為何？茲轉錄一記載于後……

大阪光德寺善鄰館……館長佐伯祐正師素以從事社會事業著名，光德寺為淨土真宗之一派，所謂善鄰館之意義，顧名思義，已可想見。其唯一宗旨，乃在「愛隣」。使隣近各人，無論幼年老年男人女人均能體神相愛，他立了三大要目，（一）是保健的改善。（二）是福利的向上。（三）是教育的啓蒙……善隣的事業分為兩部，（一）是宗教教育，（二）是社會教育，宗教教育下有說教，講演，讀仰會，婦人會，女子青年會，日曬學校等。社會教育下有圖書館，幼稚園，夜間裁縫部，各種講習會，音樂部等等。以外社會事業方面，有食券補給，法律相談，眼科診療所。總之凡是隣人所需要而不得的情形，善隣館均補助成就，這種事業很要緊。善隣館由佐伯私人所辦，從大正十年設立迄今已十有五年，全館現有職員有新的十人，無薪的三十五人。引自大佛法師日本佛教觀察記

此段記載，雖未將善隣教育制度暨其種種設施，盡量介紹。然吾人第就其文中謂「使隣近各人，精神相愛

，而又以三大要目，應時人之所需，並且職員無薪者，佔三分之二，實與上文標立之「以教育為終身義務的志願精神」暨「以民衆為對象而擴大社會教育」兩者意義不謀而合，故本人痛感此項制度，在中國實有普遍推行之必要。

或謂鼓勵教育當局及教育界全員，多於推廣社會教育足矣，何必拾人牙慧，而提倡善隣教育？豈知此制度之精神，正在由顯名思義上，發生許多作用。吾人姑舉實例以言之，如北京大學分設各院於沙灘，馬神廟，諸處，所謂最高學府，作育人材之淵藪也，然就沙灘馬神廟街而論，不清潔之飲食館暨雜貨店林立道左，一般學子熱視無覩，或且就而飲啖，若馬路不平，塵土飛揚，家畜縱橫，垃圾堆積，二十年前之景象為如何，今日之景象固依然如故也，其實相距不遠，即有鐘樓之社會教育館，館方人員固不能離館而指導沙灘之居民，沙灘之居民似亦不甘輕易接受館方指導。設如北大師生能協力提倡此項制度，成立一北大善鄰館，如光德寺之設置，臆料二三年間，必可使北大附近之住宅，煥然改觀，其居民之生活與智能，亦必有所進步。更由此類推，凡有學校地方，由該校師生協力創辦，無學校之地，由該地居民中會受相當教育者發願創辦，都市如此，鄉村亦如此，總之，善隣教育制度果能普遍推行，則人民智能一定發達，所謂建設新中國，有不如反掌之易耶。

或有謂由學校師生提倡善隣教育，固屬妥善，第不慮及妨害學生學業否？詎知善隣教育制度，係發與自修兩者並重，啓發時間，多利用夜晚，擬上文所記光德寺之夜間裁縫部，各種講習會，及日曜學校，便可推想有知，且係更替担任，又何致影響學業。況陶知行提倡小先生制，亦有仿效以行之者，善教有其利無其弊，又何遲沮而不行。

或又謂縱有人願意實行矣，然人力，財力，地址，設備，均不無困難，當用何法，以促實現。此係從實際情形立論，固未敢以空言搪塞，但吾人自問比諸山東義武訓，聰明體力，究竟有欠缺否？武訓以一乞丐而能興學，吾人果真為「善教」發願，願為此事業犧牲，又何患不達目的。著者矢從本文披露日起，節撙費用，儲為協助大衆籌設建善鄰館之基金，更敬望全國賢達，慨採愚言先我而行，遍普推廣，則更馨香拜禱者矣。

世亂孔亟，禍福難知，吾人互存救世之心，然後可望治世之實現，善隣教育誠救世之一端，又可藥教育商業化政黨化之流弊，救貧國人，茲盼興起。

再建國民精神聲中青年應有之修養

陳 昭

再建國民精神一課題。爲宋唯明先生所提出，另有某君撰「如何再建國民精神」一文，推廣其義，此外響應者尙多，遂形成爲現階段之一有力思想。成語每謂：「青年爲國家未來柱石」，然則欲使此項思想由廣大的普遍的，則其成功，自非先令青年對於此項運動，有所認識和修養，然後方可實踐，故撰本文，以資翼進。

再建國民精神之義，原文闡論已詳，現在希望一般青年，熱誠接受。接受後，更應努力實行，然而在實行之先，本身應有相當的準備，茲分爲「精神」與「物質」兩方面，一談應具之修養；其中雖未免有責賢過甚，足以引起不快之處，然自問平心而道，所謂「苦口之藥，良利於病者，」敬盼我大好青年，加以注意，加以接受。

先論精神方面

「第一」宜養成別擇善惡的定力……此寥寥一語舉而責望於青年，似嫌不當。所謂善，惡，義，利之辨，不但經驗弗深，學養未純之男女，不足以言取舍適宜。即一般士大夫道貌岸然者，每遇此種關頭，取與不取，亦費躊躇，儼一念偶差，蹉跌而遺臭千古者，如阮大鍼嚴東樵之流，更比比皆是。不過往者已矣，宜慎方來，青年既屬國家未來的柱石，對於別擇善惡的定力，自應深加修養。

所謂善，凡社會許可者如勤敏，奮鬥，博愛，互助，上進，獨立，愛國家，愛團體，努力求知，皆善也，所謂惡，如法律所禁制者，殺傷，姦非，侵佔，瀆職，盜竊，皆惡也。兩者輪廓，極易辨晰。願善中有惡，而惡中亦可揀出善行，現在所說，即係於善行之中指出流弊，如羅蘭夫人所謂：「自由自由，許多罪惡由汝造成之義」，希望一般青年，深加別擇，慎於自處。

如煅煉體魄，從事運動，此有益於個人，有益於國家社會，不能謂之爲非善行也。然推行於今，效果與名色適得其反，茲單就溜冰論之，現在參加各冰場者，莫非青年男女，果其係利用休假，既有一定時刻，且有一

定次數，並只以鍛鍊身體為目的，不偏重於練習溜冰花樣，求當選手，求出風頭，吾人自當承認其為純善的舉動，而加以提倡。再者溜冰男女青年，倘肯於滑游時間，念及值此米珠薪桂，吾儕尚能身著西裝皮裘，脚穿貴價冰鞋，回翔於宮闈深處，冰天交麗之中，誠屬萬分幸福。但咫尺以外，即有餓殍，千里之遠，更多征夫，一則掙扎於饑寒，一則苦鬥乎軍陣，同屬人類，同屬青年，彼此相例，悔無愧。若溜冰者由此而再轉一念，念我今得此餘暇，煅煉體魄，將來必出其所學福利社會，如今日之犯冰雪不畏寒冷者然。更或積資以辦冰場，或義務而授冰術，總使一般民衆悉有機會，享我今日之幸福，則溜冰不為無益，實有大利。

果能如此存心發願，如此自立限制，雖溜冰而至老死，固無碍也。惟是今日之溜冰男女，能如此起念存心者，自不能謂為全無。不過大多數的只知認溜冰為娛樂，或更認為係青年男女結合場所，故溜冰人衣必麗裝，食必西點，呼朋曠侶，飽聞百出，化裝舞蹈，花樣不絕。雖貧寒之中小學生，亦多糾纏其父母，借款舉債，購冰鞋，入冰場，始得謂之為摩登，充其流弊，耗財廢時，不一而足。此尚係僅就一事而論，其他如跳舞，演劇，看影戲，聽無線電等等，乃至於遊藝募捐，沿門推銷書報，無一非偏重形式，遺棄精神，或更變為不正當之行動。(如跳舞而迷戀舞女，推銷書報，以所收費悉入私囊)總之，自歐化東漸，西洋人之舉措，中國無一不摹仿，無一不接受，大半如溜冰一樣，有其弊而無其利。大而論之，如政治上之內閣制，總統制，聯省制，一黨專政制。教育制度上之道爾頓制，實驗主義制，自由主義制，勞作主義制，軍國民教育制，無一不曾經搬演試驗，然而結果則完全失敗，雖失敗原因，相當複雜，深刻論之，即有形式而無精神，具片面之效益，而失去整個之作用。溜冰一事，即可代表。

吾人非開倒車，必使現代社會，回復到榛榛莽莽毫無文明的時代，其唯一希望者，即是欲使過去高唱之一娛樂不忘救國一類口號，得到相當的實踐，如何始能達到？即須養成別擇善惡的定力。不但法律所限制者不應為，並社會所公認，如戀愛神聖，溜冰體育等等，先不必講究實際戀愛，而當研究如何乃配享神聖之稱，不必迷戀于實際溜冰，而當研究如何乃可收健體之效。舉一例百，事事如此，換言之，即係循名責實，名實相符，能于養成如此之國民精神，又何患中國不振興，所謂再建國民性當作是解，所貢獻于青年修養者，亦正係此

義。

再論物質方面

「第二」宜培厚忍耐經濟壓迫的精神……古語謂……「敵得菜根，方爲學者」就今日之國際狀況暨中國現勢而論，應該敵得菜根方爲國民，試詳言之：

中國受英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榨取壓迫，百年於茲，年年入超，成爲定例。又加以軍閥汚吏，劣紳土豪，任意剝削，任意苛斂，人民生計，早成爲十室九空。兼之受戰事影響，百物騰貴，都市呈畸形之繁榮，鄉村早徹底以破產，一般資產階級在此畸形繁榮都市中，盡量揮霍，盡情享受，如上海聖誕節日十五元一客之西餐，暨三十元一張之門票，騷奢淫縱，達於極點。吾人尙可一任彼輩享樂，不必過加責難，蓋諺語有謂，「無浪子何以養閒人」，彼輩不如此揮霍，其榨取民衆之造孽金錢，更永無流出之一日。至於享受過分，自然難逃惡報，因果相乘，只好聽之。

不過一般享樂份子中，青年男女學生，亦佔多數不但豪商顯宦之子弟，流連忘返，即由農村而入都市之青年，亦隨俗風靡，恣意享樂。上文所舉之冰場，與滬，京，津，各地舞場，歌榭，莫不以學生爲常客，社會現象若此，寧不致國家於危亡，吾人今日敬望一般青年男女學生，不必詬訾中國如何如何受資本主義之榨取，亦不必忿怨如何如何受軍閥汚吏之壓迫，但當自問在此國境中，有無抗禦能力，能力者何？即是否可以忍飢寒敵菜根者是也，然本文發揮至此，著者亦不能不向我一般青年自暴罪惡，自求懺悔，本人過去亦屬苦學生之一，少年時代曾於雪夜擁單絮而讀莊子，故早露頭角，粗有造就。迨壯年出任。亦知砥勵廉隅，潔身奉公，惟中間一度因喜收藏古物，而致於傾家破產，更至於放泛流決，身敗名裂。今垂垂老矣，結習難除，破銅爛鐵，仍積厓右，用是深知癖好誤人，賢者不免，以故現身說法，聊示警惕。若青年男女平時既耽樂於種種時髦花頭，浪費已慣，入社會後何能自慎操守。操守不慎，苟有蹉跌，所學所能，悉成泡影，吾人何幸而得人身，更何幸而成功一員學者，中道喪節，爲國家計，爲人材計，寧不深致惋惜耶。儻能發揮敵菜根的精神，由青年而到

老髦，一貫不渝，憑此節概，不僅足以建設新中國，卽建設新東亞亦綽有餘力。
舉此二端以貢獻於我新時代之青年，卽推進爲再建國民精神之基礎，措語雖忠偏激，而存心自覺懇摯，
罪我諒我，聽之而已。

所望於新中央政權者

二十八年十二月

陳 昭

由和平運動中，應民意追求，暫得友邦支援之新中央政權，醞釀成熟，行將誕生矣。吾儕分屬國民，值此千鈞一髮時期，儼對未來利害，仍掩舌弗聲，勢必貽禍火之譏，矧實有借亡之慮！爰剖愚忱，一貢芻蕘，敬盼全國賢達，就下舉種種問題，垂情深究，斟酌通貫，制為方策，循沿而行，不中餒，不虛矯，不遷就，不外強中乾，誓達目的，再言卸責，此則匪虛中國起死回生之良機，抑奠定東亞累世和平之基點，機會易逝，來日大難，似不容忽視者爾。

於未討論新中央政權如何組織，如何推進之先，必須解決一個最大前提。解決結果，從而樹立為一種信條，一種方案，公諸全國，一致遵守，千變萬化，弗離其宗，然後新政權之成立，始可深切民意，挽救危局。大前提者何？即日本對於中國如何協助？我國上下對於日本又將作何等希望，協助有其範圍，否則貽越俎代庖之憂。希望應講可能，不然定遭高價低還之詬，此而確定，則一切問題，迎刃以解。

願有謂組織新中央政權，固我國內部之事，自具主權，自賦能力，但糾合各黨各派以圖之，法統重光，國都再建，洵非難事，親於青島會談，及新國民黨中全會之宣言，不其信而可徵？處理既有專責，旁慮似可不必！若更進而議及如何期待協助，豈非太阿倒持，反造成張邦昌劉豫之往局耶。如斯說法，其立言寧不正大，其志慮亦極忠純，第可惜者，徒為虛矯之氣所蒙，而未以實際環境置念，諺謂「打腫臉充胖子」，正足引為比擬，尤其過去十餘年來政治狀況，暨國民信念，皆有此種虛矯之氣作祟其間，如「打倒帝國主義」，及「反英」「抵制外貨」種種運動，何嘗非始作時氣高，結果時力餒，所謂五分鐘熱度，寧非我全民族之羞！今何時乎？國家有藥卵之危，民族切滅種之慮，赤禍具蔓延之可能，人民正死傷流亡饑饉之是懼。我幸而不死之遺黎，更其危殆俱俱，尚儼然自居於智識階級而以指導民衆自待之士大夫團體，或仍如往昔態度，以大言驚流俗，以私心謀利益耶？抑或死裏逃生，而有所覺悟耶？一仍舊貫，或更變本加厲者，吾人手無斧柯，不能聲罪致討，祇

好聽其自食惡報而已。獨相信在此時期活動之智識份子，要以澈底覺悟，若禪門所目「大死大活」之人爲多。余文即係代表此階級而作誠懇呼聲。

呼籲者何？固上文所提，在新中央政權未成立以前，須將日本對中國如何協助。中國對友邦有何希望，集合全國公意，裂成一定方案，以爲樹立中央政權之基點者是也。今就管見，詳申其義於後……

一、日本如何協助於中國者

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謂：「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此語爲汪精衛先生所數數稱道。且汪先生最近亦謂：「吾等期待者，在米內內閣諒察中日和平前途，予我等以協力援助」。（見中華日報社評所引）又謂：「關於一般方針，爲反共與建國兩問題，反共爲消極之方面，建國爲積極之方面，……至外交方針，擬一切與日本同一步伐進行，凡此均待友邦之協助。」（本月十九日汪在私邸接見橫田實之談話）統觀此數義，諒解固較協助之分量稍輕，然由諒解而進於協助，且同出國民黨先後的總理之口，足見中日之聯繫性，無疑的爲至重要矣。抑更有進者，中日不幸事件，雖將達三年，第在友邦方面，始終無宣戰明文，其弗以中國國民爲敵對，昭然若揭。至近衛首相前發「不在中國之滅亡，而望中國繁榮。不在中國之征服，而冀中國協力」之聲明，尤屬舉筆。吾人再深刻論究，日本於甲午戰後，一般野心份子，對中國誠不能謂爲毫無「吞併」和「征服」之感想，竊因爲果，用激盪而成今次戰爭；迨戰局一開，長期未已，同時又感到英美蘇俄之見脅，始恍悟中日以同種同文之親，確應舉共存共榮之實，於是，賢明政治家，青年首相之近衛文齋氏，始對中國發出誠坦之呼聲。而踟蹰巴淪之汪精衛先生，亦先時感覺中日戰爭不結束，則東亞危機日擴大，乃萬死一生，脫離淪府從事和平運動，諺謂，「不打不成相識者」豈非中日目前新契合之現象耶。

特往者已矣，宜慎方來，日本對中國固具有誠意之協助。中國對日本亦正深依賴之希求。然必如文所舉：「協助自有範圍，庶免越俎代庖。希求應諱可能，用杜高價低買」日本對我國究應作如何協助耶？以鄙意論之，約得五義：（一）東洋思想之樹立（二）治安確保之策動（三）經濟資源之開發（四）文化風俗之溝通（五

（願開政策之善用……）

諸先言第一點，東洋思想之樹立：中日文化思想，非如東西兩文化，具有種種胎原，致精神面貌胥截然非同者也。中國書以儒教為政治理想，舉佛道作教化輔導，在友邦明治維新時，亦正同此趨度。嗣雖吸收西洋思想略形變更，然基本精神並未全異，且於二二六事件後，凡西洋思想之惡果，已痛謀剷除；今日高唱之一皇道精神——皇則固專有所指。（日本謂天皇為人間神，皇統萬世一系）若單論所謂道者，則中國之王道主義是也。文化根源既關係全通，則思想建設導洵當務之急。目前之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協同體兩口號，或令人致疑於理論空虛，同時亦有駁於主張龐雜。似宜集合中日之大學者，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對此兩課題，根據彼此國情，從多方面研究出一簡要易守的原則，不但佈諸中日，抑且公告世界，使我東亞人民在此範疇中為積極之努力，作一定的循守。然後中日兩國國民，既統納於一種思想下，力量幸已集中，事業自然盡舉，此係一切問題之基點，斷不容因循以置也。

次論第二點——治安確保之策動……所謂治安確保非單指現階段之各省，縣，治安而言，蓋籌慮中日實現和平，友軍撤退後之治安，如何乃能確保？實質以言，即應協助中國再練軍隊，準備防共力量是也。一國家之需要國防，誠天經地義，況中國方興之大，友軍縱願發揮皇道精神，永遠戍駐，在理為人所不安，論事亦勢有難處。矧東亞現局，防共為先，勞師久征，不無影響。故當協助中國大量的再整軍備，而以上文所舉之思想，作為雙方之指導，另以日本精神和操法，從而灌注，從而部勒。使雖為中國之軍隊，一變而成興亞之前驅，福禍與衰，永同擔負，此又二也。

再次論第三點——經濟資源之開發……近衛首相暨友邦朝野賢達，胥以造成中國繁榮由而促進東亞繁榮是期。繁榮者非經濟資源開發之結果耶？但如耕田工原先生所謂：

「皇軍奉命出征，以死報國，這種態度是國民道德的最高峯，是亞洲之光，也就是發生事變的原動力。……如果有想乘機積富，或企得利益者，那就是冒瀆事變的蠢賊。同時有藉着事變，而予中國國民以不幸者，更是冒瀆事變的惡蟲。」

該氏更提出對中國人民之三原則：（甲）確保佔據地內之治安。（乙）對佔據地內中國民衆之產業，速使其復興。（丙）對中國人建設新中國運動，予以扶助。（節引自耕田氏著之解決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綜上而論，在友邦方面，亦深知日本人中，頗有不識事變真意，而對中國欲安謀權取壓迫者，若多田駿司令，馬淵逸雄報道部長，杉原正己先生所論尤爲痛徹。總之，人孰不欲利益其自身，又孰不欲利益其國家，但此次事變意義，既就不同，則經濟資源開發，自當與資本主義者所挾之政策，判然有別。中國人在諸般災禍紛乘中，實熱望從事於開發經濟，拯其生命。第今日所切盼者爲平等合作之經營，非並斷兼收之奪取，爲培本益枝之企畫，非振苗助長之統制，識得此義，則中日間經濟問題，當迎刃而解。若關於技術，人材，資金三方面，又皆可附帶解決，不必再費詞申說者已。

第四論文化風俗之溝通……中日語言雖屬不同，但文字風俗方面，因根源一致，可以溝通者實多。欲求東亞協同體之構成，更非努力於此點不可，願爲篇幅所限，未便詳說，僅摘要義一論，溝通風俗文化，首當互相研究語言，次則開風俗觀摩會，就中日兩民族之衣，食，住，行，種種舉動，加以分析研究，善者保存，並擴充仿效，惡者即永遠革除。第於中有一要義，即希望造成共同與亞之精神，而非培植殖民地之文化，此又當慎處熟思者也。

最末，論顧問政策之善用……陶高所披露之中日媾和條件，聘請日籍顧問，即赫然居一。渝方喻爲口實，大肆攻擊，此案吾人固附其不確，縱有近於事實，則古語謂，「借助他山」又云，「惟楚有材，晉實用之」一特視吾人如何運用耳。中國今日各方面的人材，均感缺乏，他山砥礪，效固無窮，自亦不必峻拒，不過希望友邦派遣之人物，均當以助華興亞作志行，以干涉壓制爲大戒，宏綱可以建議，細事不宜與聞，則雖億萬其人，以充顧問，仍見其益，決不聞有害，此其五也。

綜上五點，皆我民衆，無智愚，無男女，無老少，所切望於日本加以協助者。中國民衆，生存以至今日，在抗戰下，受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驅遣，病菌的共產主義所誘惑，虛矯寫張，尙覺有路可走。獨我新政權下，所謂更生的人民，實不勝煩悶沉伊，由而病象叢生，困頓待救。友邦賢達固醫師亦看護也，然醫師看護對於病人

，必慎治藥餌，更調其飲食，衛其起居，然後病人始得甦生。儻或藥不對症，非急脈緩受，即是藥都投，則病人祇有臥床待斃矣，其如醫師之名譽何？其如醫師之責任何？此所為擲筆徬徨，不禁痛憤欲絕者耳。若能就五項原則，推進協助，則病人必告痊癒，醫師當獲令名，引領前途殊深企望。

二，我國人所希求於日本協助者

其實上文所舉日本應協助於中國者之五點，反而論之，即國人所希求於日本者，似毋須再添蛇足，致增費詞矣。不過本點所論，匪僅另有理由，且實側重原則，尤其凡所陳者，純出內心之研究，而非拾人之唾餘，故不憚煩瀆，再事敷述；

小說家每寫至策士為人計畫事情時，必舉三策以進，上中下策，聽其取一。著者對我國人如何希求於日本之原則；亦效彼口吻，策盡三義……其一以後之希望宜「循名覈實」也。如建設東亞新秩序，尊重中國平等獨立之主權，經濟提携，中日親善，皆名也。但其實際究竟如何？在此實際中，我如何以對人，又如何責望人之對我？循名而求，是親善耶？抑獨立耶？是提携耶？抑獨佔耶？是平等合作耶？抑藩封附庸耶？層層推勘，真理自顯。真理一得，則我恃此以自立，恃此以待人，更恃此以責效於他人，絕爾詐我虞之心，舉精誠團結之實，斯中國之「忠恕」，日本之「皇道」，策之無上甚妙者也。

然而無上甚妙之策，豈可一蹴而幾耶？不得已姑陳其次，即「捨名取實」是也。名為實實，何可輕捨，不過中國固西人所譏為「愛面子之國家」民族性又多務名遺實者也，今日為爭取生存計，不能不痛矯流俗，故中策取義於此。試舉例以言，如印度亡國民耳，然甘地，尼維，先後反英，曾不聞獲非罪之誅。吾輩雖冒冒然仿以平等獨立之民族自居，若一切自由，胥被褫奪，是反不及膺亡國名者之為愈矣。準此類推，厥例孔多，故我國民今日教望於協助者，儻不能循名覈實，則當捨名取實。

若兩路皆告閉塞，勢必一降而為「有名無實」則國運弗克立期好轉，而人民亦將感痛苦矣。特日本為發揚皇道精神之國家，正誼是持，寧忍以非禮加諸鄰好！設不幸而遭遇，吾人對此虛名，亦可善作要求，如建設東

匪新秩序也，我則勸勸懇懇，誓以擔當建設之責任是居。如搆成東亞鵠團體也，我則坦白直率，誓以共同構成之責任自待。非欲十年之沼吳，實期三戶以興楚，此死中求活，由下策而變得上策者也。

吾人不當折衝之任，弗膺政務之責，局外旁觀，鮮悉底蘊，就今日情勢而論，抑取何策，未敢臆斷！特我身為國民者，則不能不於茲數義，有所認識。不然如上文所列論，徒僉俱而苟活，固將弗齒於人羣，僅虛矯而叫囂，亦必自絕於公道。儻更冒冒昧昧，要價太高，紙糊籠燈，破則無用，我思費希德，我思范陶朱，我更思明治維新諸賢，不禁神往千載者爾。

以上說法，係就國民方面立論，若汪精衛先生，乃至袁袁羣公，高瞻遠矚，自必思之深，慮之盡矣。儻再肯將新中央政權，究竟奠基於何策之上，如前文所懇祈者，製成方案，公諸國人，國人必一致擁護。和平成功，政權鞏固，則諸公享其福。和平挫折，政權搖動，實吾民分其憂。蓋同處漏舟之中，敢為遠禍而計，況棟折梁傾，避又奚益。儻仍如以前表現者，祇見有冠冕堂皇之文章，不痛不癢之方案，或更計較利益，維護私朋，則前途茫茫，靡知所屆。新中央政權乎，望君不必速成，而期於民有濟。盼君不必立就，而要於國有益。國耶民耶，固惟新政權樹立以是賴，此吾人良切先憂者也。

如何實踐東亞聯盟

二十九年五月

陳 昭

(一) 緒 論

中國有兩句成語，叫：「天下有道行勝乎文，天下無道文逾於行，」日本福澤諭吉氏也說：「寧可讓行爲超過語言，不能使語言超過行爲」，東方哲人，對言行分量所下的斷語，竟弗相謀而巧合；那嗎，我們對於言論與行爲，自應講求慎重，務使他不至有畸形的發展纔是。

然而考察中國過去實際狀況又爲如何呢？自宋元以經義取士，洎乎明清遂一變而爲八股，經義八股雖託名代聖賢立言，其實皆是空論之空論。一般人看見可以憑藉空論而獲取功名，積習相沿，不問生處何時，所論何事，悉以空論出之。提倡變法維新則有洋務八股，提倡文化運動則有科學八股，主張以黨治國則有黨八股，此外和平八股，抗戰八股實在舉不勝舉。

八股流行又有甚麼害處呢？就是讓許多才智之士，見着上以是求，同時下以是應，一樣的可以換取富貴功名，誰還肯極精研鐫的去討論一個問題，奮發堅毅的去擔當一種工作，縱有鞭開入裏的文章，披露出來，也不爲流俗所喜，反而是怪誕浮囂的議論，大家都附和贊同，這種現象，胎原於清末，極盛於黨國時代，到現在更屬病患極深，難乎救藥的了。

因爲偏重空論的緣故，所以不管是論事論學論政治，全根據點淺薄的道理，繳繞其辭，敷衍成篇，甚而連歷史事實，也敢任意歪曲；如某偉人響應胡適之主張「全盤歐化」的講演，他說「胡文忠公林翼在克復安慶後，高登龍山，觀察形勢，看見英法的輪船，溯流而上，胡公竟謂輪船雖快終不及舢板長龍，使用便利，」認爲這足以阻礙吸收西化。那裏知道事實並非如此，據薛福成筆記所載，謂「胡公看見輪船逆流衝波的情形，不禁撫膺痛哭，說是髮患且晚可平，只此西洋利器，竟深入內地，實是國家之憂，言際嘔血不止，遂因而得疾身逝。」實情如此，而某偉人顛倒其辭如彼，非僅埋沒胡文忠愛國忠忱，並且引起後人蔑視前賢，不信任固有文化

，其貽禍豈淺渺啊。

再者既名曰空論，自然論理不能辨析是非，論事不足深明利害；要是某個時代的人民，爲此空論宣傳所蒙蔽，盲從附和，其結果遂不免貽害國家。即以清末四川拒借外款修建成渝鐵路之事而論，一般肇事者皆認爲借款修路爲賣國亡國，以此爲導火線，遂阻礙而成辛亥革命。嗣後國體變更了，外款固然不借了，但是人民湊好的修路之款，反爲一般保路偉人，吞蝕罄淨，而成渝鐵路終於廢擱不修。假設當時的輿論明應借資修路，只要條件正大，不單不算賣國，實於國家人民還有莫大利益；於是集中力量，擁護政府，只要求檢討條件，不根本拒借外款，那嗎，成渝鐵路必定早已告成，西南人民又何至受軍閥割據的禍害至十餘年之久啊？

再就此次中日事變而論，雖然原因複雜，但是在蘆溝橋事件發生，日本朝野原本堅持不擴大主義，何以一發難收而釀成今日之慘狀？說是共產操縱，英法德意，固算原因之一。其實多數輿論，早爲空論家所煽惑，所劫制。如德柏之征倭論，及一般的焦土抗戰論，（其他的議論尙多），似乎不抗日即是賣國，講和平就算漢奸，情劫勢禁，縱有深知中日戰爭，大足影響東亞及世界前途，但孤掌難鳴，也只可付諸一嘆而已；所以遂造成星火燎原的局勢。

過去「空論煽國」的弊病，已粗爲說明了，現在又該怎樣呢？七七以後，誠然是劃時代的新階段，同時更須由有志的知識的份子，發展思想戰，以指導人民。這樣的主張，自應加以十二分的贊成，不過本人腦筋中始終爲傅說講的「言之匪艱，行之惟艱」的義理所盤據，認爲「與其道得千言，不如做出一事」現在又根據這個原則來論東亞聯盟了。

我所見到東亞聯盟的論著，只有一二種中譯本，和第一期（中文）東亞聯盟月刊，雖然增海一滴，畢竟知味；我認爲東亞聯盟不是僞裝的帝國主義，亦不需要作誇大的宣傳，凡真能認識這個運動的人，只該本此思想，一點一滴，力求實行，綜合實行的力量，就是聯盟的成功；但講到實行又從何下手呢？所以纔發表這篇文章，貢獻個人的愚見，以備同志之參考，雖一樣的白紙寫黑字，然而自覺是從實際研究，非屬臆測虛譚，或知或罪，聽之而已。

(二) 從民族主義說到東亞聯盟

以前研究中國國情的歐美人士，都說中國是形同散沙，毫無組織的國家，根本就不承認中國國民有民族主義思想，日本智識階級也援用其說，還摘取一般官吏商賈種種病態行爲，以作左證。像這樣的觀察，是忽略了中國過去的歷史性，同時也抹殺了中國國民的近代思想。何爲歷史性呢？中國原有四千多年的文化歷史，一掃以華族自居，所謂四夷屏藩居中控制，故名曰中國。這種形態，誠然不免於夜郎自大，而要遭受外來刺激的，但歷史事實上，確是對於四夷只有德化，並不向力爭，避免侵略，而專重柔服，遠者不說，單拿滿清一代懷柔蒙藏的情形而論，可就恍然大悟了。中國民族因能善處異族的緣故，表面上似乎民族思想不見充分發達，然而骨子裏則蓬蓬勃勃，不可遏制。試看宋明之亡，殉難死忠，流離草野的人，踵趾相接，就是辛亥革命成功，又何嘗不是受着國粹學者的排滿思想所鼓動；尤其晚清時代的「教案」「拳匪」兩役，通常均以暴徒神怪目之，其實這正是「素樸的」也可說是「先天的」中國民族思想在那裏掀動；可惜最後結果，歐美的侵略國家，只知道榨取利益，中國的舊式官吏，僅知道辦理善後，一代的民族運動，空落得暴亂二字的批評；可是根基潛伏，辛亥革命之成功，與此正大有關聯。

至於近代呢，尤其此次中日事變，可謂十分之八九，雙方都是由於民族思想在那裏鼓動；我最佩服日本谷上吉彥先生，觀察異常深刻，他說：

「中國知識階級和青年知識層，人數雖少，可是他們能够利用少數的人，指導中國思想，決定理論根據，且因此而得以統一中國四萬萬民族，支配民族感情，他們並不是離開民衆而單獨存在，是在民衆中生活，指導民衆的。」

見谷上氏所著建設新東亞之指導原理，劉希平譯，載第十一期新東亞

像這樣的說法，我們並非因他替中國民族助長聲勢，遂加以讚揚。實在因爲他不被傳統的「中國人無民族思想」的說法所蒙蔽，而能進求真相，探驪得珠，自然所建議的指導原理，比較適合於現代中國人所願意接受的。

按照上面說法，是決定中國民族確有民族思想；可是日本友邦呢？據高田保馬氏說：「日本民族主義的形威，蓋起於明治維新前後，外面假若沒有歐美的壓迫，則日本的民族也許不能達到今日的狀態。」（見氏所著東亞民族解放）我想這種說法必可取得多數同意，並且日本的歷史事實也確乎如此。不過據我個人觀察友邦人的民族主義，恐怕是從神武建國，就綿延於今，只有偶然的興衰，而無長期的喪失，在明治維新前後期，不過由於環境壓迫，促成日本民族主義整個的勃發而已，高田保馬之說只看見歷史上的表面性，而忽略了潛伏的內在機能，有何為證呢？大家都知道日本維新前期文化，是得力於中國儒教道教佛教的陶融，但是他們的漢學家，雖在吸收外國文化，同時確能盡量的開揚固有民族性，以指導國人，我引一段故事於後……

「山崎闇齋先生一日謂其門弟子曰，吾輩讀孔孟書，假設中國以孔子為帥，孟子為將，來攻我國，將如何應付？門人瞠目莫知所對，先生喟然嘆曰，擒孔子誅孟子以保我國家，護我皇室而已。」

其他類於如此之故事，必定甚多，可惜我在客中，無有多書可資引證。單單據此而論，足見我前文說的日民族主義發源甚早，明治維新是促進而非造成，其說並非毫無根據的了。我再由此推勘，判定日本的富強，並不在有大砲飛機，有兵艦金圓，而在有稱正成公，大石良雄，西鄉隆盛，乃木希典，勝海舟，月照，吉田松陰一類偉人，這般偉人都是犧牲生命奠定日本的民族主義，纔造成今日的富強。

這民族主義究竟是為功為罪，或為善為惡呢？我敢斷言一句民族主義的本身，並不接受功罪善惡的判斷，也不接受功罪善惡的染污，只看一般執行民族主義者是何等樣的動機，指導民族主義者是如何樣的運用？打個譬喻來說，中藥裏有烏頭砒霜，明明是毒藥，但使用輕微量，也可收到禦寒的功効。同時有人參白朮，明明是補品，但服食過多，也可有害於人身；瞭然這個意思，再來研究民族主義本身功罪問題，那就迎刃而解了。

我們明瞭了此次中日事件，是有大量民族主義在內鼓動；那末要醫這個病症，還是非對症下藥不可，王陽明先生說過：「破山中賊易，治心中賊難」心中賊就是思想，譬喻言之也就是民族主義，我們若能把抗日的民族主義，轉變而為聯日，親日的民族主義，這種功効當在千架飛機千尊大砲之上。但是又怎樣才能轉變呢？畫龍點睛，就該結穴在東亞聯盟思想上了。

民族主義不是空洞的，也不是單純鼓動某個民族對抗某個民族就算盡了責任的。他是與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教育經濟有着極大的關聯，同時民族主義的發達，就是要求政治文化教育經濟的帶上，我們根據這個原則，再一審查東亞聯盟的思想。

東亞聯盟對於中國所提出來的是1, 國防共同2, 經濟一體3, 政治獨立……雖未涉及教育文化問題，然而這兩項正包括在政治獨立之中，就原則而論，算是合乎民族主義的需要了。繆斌先生說：「中國四萬萬的人民今後是在武力支配以下而圖生存嗎？還是在思想支配下來與日本結成真正親善嗎？」我再推進一步，武力果能永遠可靠，巴黎決不會於短時期內就告陷落，（德國此次戰勝法國，畢竟是國民精神較法國發達，新式武器尤在其次，觀於法國佩丹元帥所舉十項戰敗理由，歸咎法國人之奢靡驕傲懈怠，便可證明。）你看陸賈說的，「以馬上得天下，安能以馬上守之。」這兩句話不單是「地義天經」，確切難移，而且深長以思，頗富於幽默趣味。要是中日兩國，不急急打開一個明朝正當的途徑，依然日事圍牆之爭，一旦白色人種威脅的力量洶湧而來，我們馬上征夫，同時已久感疲敝，又何以爲戰爲守呢？所以說東亞聯盟的主張，不單是解決東亞問題的要素，還可目爲代替馬上而治天下的一種妙用。

贊揚的閒話，拋開不提，再歸結到如何纔能轉變抗日的民族主義爲親日聯日的民族主義呢？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方面來作答，先從中國方面說，就是先要有幾項的認識，纔能說到轉變上去。……

- 1, 所謂抗日是威情的，抑是理智的？如尙承認以國家民族爲前提，理智當然超過感情，那嗎，日本已承認中日的存在與發達，而發表了近衛三原則，及最近的東亞聯盟主張，何以又不肯接受？
- 2, 中國真能自力抗日，不投降蘇俄，不仰賴英美，便能盡復陷落的地方嗎？節節潰敗，就是自力薄弱的證據，若謂寧降蘇俄，不親日本，那是孩童們專講意氣的行爲，請問爲偉人和英雄者，應否堅持此種態度？
- 3, 歐洲二次大戰一切形勢俱顯然判明，蘇俄方有事巴爾幹，要造成應付德意的新形態，捨西歐而經營遠東，匪但不智，勢亦難能。英國自保不暇，天津香港的讓步，已可証明。美國業經疊次聲明仍堅守暫不參戰主義，縱然準備一試，也只能在西歐發動。國際情形既經如此，中國何以要自絕生機，關門苦悶？

以上三點質問抗戰主義者，質問的反面即是答案，但在日本方面，又該如何問如何答呢？我不揣冒昧也提出三項問題……

1, 在三年烽火之中，是有許多事實證明日本並非佔據中國了。但進一層說，像這樣膠着式和拉鋸式的戰爭，為勝為敗，終歸是落個大量犧牲，和大量消耗，況且如賈捐之所謂：「得其土不足以為治，得其民不足以為用。」那嗎辛苦經營，能不慮到得難償失，和再種下「互尅兩敵」的因子嗎？

2, 日本素來理想的敵國，東則美國，西則蘇俄，區區中國只是臥榻之旁，不容鼾睡而已，何嘗是力征的對象！今則日蘇有協定之呼聲，日美亦有接近的可能，獨中日則戰爭弗已，西園寺公望元老所謂「以盛筵而待乞丐」（譬中國若乞丐，所謂盛筵指種種武器，意謂此次戰爭，用不得當也。）不識友邦實達亦有所動心否？

3, 滿清以低級文化的民族，入主中國，三百年來幾於滿漢一家，洪楊之役，曾左李胡諸名臣，更努力效忠清室，削平大亂，以後辛亥革命，只能認為是政權遞嬗，而非種族鬭爭。今日之共產黨暴虐十倍洪楊，日本民族文化，超過於滿洲百倍，何以中國人民竟有甘為共產效死而抗日者？如滿漢融洽之態度究竟何時實現，友邦實達亦有所措意否？

以上三項係請教於友邦實達者。我們亦可代作答案，答案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惟在於能否實行東亞聯盟思想而已。若能實行東亞聯盟以顯現日本朝野疊次聲明的真意，則此次戰爭是為道義而戰，非同侵略，上項疑問，自然冰釋，同時轉變劫印民族主義為親善的民族主義，確可保證立能實現。

或有人疑東亞聯盟思想，究竟具有何種魔力，乃豫期以如彼之成功？其實並無玄妙，亦無魔力，不過能適應中國人希望與要求而已。大家都知道人類為政治動物，他國人如此，中國人亦然，故必賦予以政治獨立權力。中國人在赤白帝國主義權取之下，所謂一國經濟早已操諸人手，今如得到平等的提携，是曠古絕今，事不萬分慶幸。至國家建立軍備的宗旨，原是對外的作用多於對內，東亞聯盟，提倡國防共同，正合中國純正人民的要求。（軍閥除外）以上三項原則，其功用如此，所以能期待他收到絕大的效果。

(三) 實踐東亞聯盟前應有之準備

所謂東亞聯盟的三大原則，似乎是言之匪艱，其實實行起來，正有着絕大的困難，何以呢？先不說這三項原則是否已得到政府的許可，和軍方的諒解，（自然以坂垣將軍多田中將石原中將諸位來出頭提倡，而宮崎，杉浦諸氏嚮稱為軍部代言人，自可不成問題。）就是已得到承認，單研究如何推進這三項原則，所謂技術問題，人材問題，經濟問題，也感覺相當的複雜。況且這種信念，是要深深播植在中國人民智識羣裏，並且要指導一般人民，全般接受纔成，然而一察中國智識階級的現象，又爲如何呢？我大胆的武斷一句，在抗戰下的智識羣，是有感情而無理智，等於中風發狂。在新政權下的智識羣，多數是尙理智而忽感情，只知明哲自保。尤其既抱持一種自保態度，凡是何思想俱可接受，但接受以後，既不加研究，亦不謀實行，單是發揮空言，講究應付，這可算困難中之困難，我們要想澈底的實踐東亞聯盟，是該在事前確定幾項應準備的大前提，來排除這困難。

該準備那幾項作爲實現東亞聯盟的大前提呢？據我愚見推測，「第一」是民族情意的溝通「第二」是民族文化的交流。「第三」是民族人材的培植。「第四」是民族經濟的調整。所謂民族是合着中日滿三國而言，爲行文簡便計，也可稱爲東亞民族。

如何能使民族情意溝通？過去在中日間，不是有句流行語叫「中日是同文同種，必能共存共榮」嗎，那裏知道同文同種只是共存共榮的條件，而不足以爲共存共榮的保障。必定要使雙方民族，情意溝通，無論在利害上，理念上，情感上，都要有共同的認識，共同的信願，靠着這共信共願的後天條件，再得益以同文同種的先天地基礎，那末共存共榮是斷然可實現的。

講到溝通情意，第一就要祛除誤會，中國方面從鴉片戰爭後，受到外力的壓迫，和國內一般空論家浮囂的議論所鼓動，舊有美德，掃地無餘，新的文化道德，又未建設起來，尤其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國民性確感到極度的墮落。不過大家要知道，這是一個民族在新陳代謝期間，必然應有的現象，只能認爲是病徵，而不是常態。

。乃有一輩自命支那通的學者，他偏偏專門撿拾這些病態，著書立說，對於中國人任意侮蔑，我最近還見到一本書，叫「支那人印象」開篇就是發財主義，他說中國人無一不愛錢，所以彼此見面寒暄，必說發財一發財。又有一位學者，視察華北回日，有人問他你在中國見到甚麼文化？他答道，只看見「牆的文化」，並且還加以解釋，說中國胡同裏面房屋，通是高牆，這算世界遺產，所以稱為牆的文化。其實他那裏知道這許多高牆之中，有曲房密室，有畫閣崇軒，有園林山石，決不讓外人一覽無餘，所謂中國文化，中國人國民性，大概都富於這種風格，他舉其偏而遺其全，能使人首肯和心服嗎？至於中國人愛錢誠然是確有的現象，不過孔子說得好：「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有愛錢的中國人，難道英美法德的人，便都不愛錢嗎？再說發財二字，是市井中人的見面時寒暄的口吻，稍自愛者決不出口。況且說發財的人，未必是想發財？北京有許多善良車夫，檢着千多元的鈔票和貴重品，都全數退還，這種人正是口說發財的，然而行為如此，能不說某學者的觀察，是完全錯誤嗎？至於中國人方面對於日本事情的著述，在滿洲事變以前，是贊美的成分佔多，事變後一律變為憤懣與仇恨，六年之中，充滿着感情的抗日論，把東亞的關係，世界的前途，一概拋諸腦後，尤其所謂「人民陣線」，更是為虎作倀，攜着抗日的招牌，實行共產的策路，推邊復推邊，所以釀成今次的事變，遂一發難收。其實兩方國民的相愛性，並不待彈雨硝煙的爆發，而在一般文化人的筆墨下，早就給摧殘盡淨了。

要認為東亞聯盟依然是一種偽裝的策路，那就不必多說，若真為顯現道義，迅速的完成昭和維新，實踐東亞大團結起見，一方面固然該把抗日的理論與侮日的著作，完全消毀，同時也希望日本的文化人，要尊重國策，把觀察不清，足以引起華人憤懣的著作，也付諸一炬，雙方國民的耳目，不再接觸有刺激性的文字以後，所謂國民感情，纔可恢復常軌。

民族感情溝通了，還要進一步互相理解，尤其希望友邦賢達，對中國人要抱持一種如醫師之於病人一樣的態度，把優越感完全剷除，總以治愈病人為目的，使雙方民族精神，融固為一，東亞聯盟應特別側重於此。

第二講到民族文化交流……誰都知道中日兩國是在千多年以前，便具有文化交流的關係，單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就有八厚冊的巨量，其事實如何不難推想，中日文化的先天融合性，也就於此可見一斑了。不過在

明治維新後，漢學家的地位，雖然像一落千丈，但是我們要深察維新前驅運動者，就會發見一般維新志士倡導陽明學說，推遷疾呼，始奠定一代雄圖的基礎，那嗎，誰又敢說中國文化是無補於明治新政啊。把學術思想再拋開不談，就單拿風俗習慣服御禮節而論，要是在京都的街上，來回數遍，定會發現到處都純然華風。我每多想真把不染歐化的日本人，全部移民中國，那的確是「實現大陸遷元」，何以故呢，因為我們在元清以後，久已是變為胡夷之化，這窄袖短褂，打拱請安，還能夠說是漢民族原有的風範嗎？

事實雖然如此，不過中日兩大民族在近二三十年內，確是於學術思想上，只見到背馳的成績，而失去協調的作用。你看章太炎先生就說過「彼東人徒能讀中國文字而已，於所謂大義微言，未遑領畧，縱有造述，亦係講義體裁，無關宏旨。」這種說法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者之「誇大狂」。何以故呢？像日本的林羅山，山崎闇齋，山鹿素行，中村藤樹，能夠說沒有窺見洙泗學髓嗎？至於賴山陽的史學，也是兢兢絕業，又豈講義式的造述所能肩及，不過在日本方面也有一種「優越感」，流行於學術界裏，如最近長瀨誠君所著「日本之現代中國學術展望」，「發表於華文大阪每日」，他說「會殺著的中國文學史是譚譯兒島獻吉郎的中國文學史綱。蔣維喬的近三百年哲學史是從渡邊秀方著的中國哲學史概論第四編清代哲學擇譯來的。顧頡剛的古史辨是襲取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殺論。就是胡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比較起來，也在遠遜蔭吉中國哲學史之後。」這種說法，有事實以作左證，我們固然不能完全反對。但是中國近期的學術界，又豈是他們幾人就能代表的嗎？如像康南海，章太炎，嚴又陵，梁任公，王國維，羅叔言，廖季平，王樹枏，那一位不是好學深思，確有樹立的學者。就是現存的如傅藏園之版本學，繆鳳林柳詒徵李秦泰之史學，丁文江（已逝），翁文灝之地質學，伍非百，陳柱尊之諸子學，梅光羲，歐陽竟無之佛學，都是富有研究，卓然成家，豈不可一概而論的。

學術思想是發揚一個民族文化工具，也可以說就是構成幾種民族精神合作的基礎。試舉例以証，大家想想，從前統治中國的蒙古人和女真種，他們的現況爲何如呢？要是就形式而論，窄襟小帽，可以說他們變移了中國，要是按文化而論，正是中國同化了他們……所以我們倡導東亞聯盟的人，對於這種問題，不能不高着眼，低着眉來仔細觀察一下。

本人敢放言高論的說一句，不提倡東亞聯盟則已，真要期諸實行，就該從學術思想界做起。我們此後只歡迎感情協理的說法，不發表了長較短的著述，一切研究俱以東亞整個問題為中心，使中日兩國人民，在學術思想上，先就養成優劣共同，利害共同的態度，自然就影響到一般社會間，所謂聯盟基礎，有不根深蒂固嗎？

第三講到民族人才的培植……繆斌先生的第三國民革命，對於狹隘的鎖國的民族主義，要推展為天下的雙開翼的，終結而造成東洋思想的，世界全體的新王道主義。這種說法，並不是紙上空談，也不能認為是「閉戶造車出雞合轍」的一種玄想。大家看看，一百年以前的共產學說，何嘗不是紙上的言論。就是愛迪生想發明白金引電器，也受到許多詭難，今日共產思想是流毒幾平遍於全世界了。愛迪生的發明也早已成功，利濟人類了。我們要實現這東洋的，世界全體的新民族主義，難道會終於沒有成功之一日嗎？

不過諺語有謂：「事在人為」。成語所說「英雄造時勢」。再拿歷史來看，這種例證，是不勝其多。有了林肯纔能解放黑奴，泯息南北美的爭端。有了俾斯麥始能造成大日耳曼的團結。有了希特拉莫索里尼始成功歐洲今日的新局勢。就是明治維新，要沒有西鄉隆盛，伊藤博文，勝海舟，佐久間象山，薩田東湖，等等名流，雲從星擁散努力邁進，恐怕明治天皇陛下，縱然神聖英武，這燭燭大業，又豈一手一足便可告成功。所以今日想要實踐東亞聯盟，尤其在戰爭未結束之前，確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日兩國都非有超世軼俗的人材，振奮大無畏的精神，犧牲一切總能當此重任啊。

日本的人材呢？凡是從事前線戰團將士，與夫銜後效忠的國民，以及焦思苦慮，努力為中日前途暨東亞前途着想，而高呼與亞建設及東亞聯盟的一般同志，都可以目之為基本人材。回顧到中國方面呢？這就很難說了。求之於職業的親日家嗎？抑求之於舊官僚，或某派某系某黨的餘孽嗎？他們算不算人材，又當別論。總之我們真要實現這種主張，以徹底構成東洋的全體幸福；那末，與其製造張邦昌式的傀儡政權，無如造成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舉此為例，現階段需要何種人材也就不難確定了。

再乾脆說一句，我們認為新中國需要的人材，不是尋行數墨的幕僚派，更不是等因奉此的官僚派，也不是

惟利是圖的親日職業家，所需要的是「表裏如一，生死以之」，有血性，有毅力，足以領導青年的政治家，然後纔能分擔重任，共同邁進。但是千里馬固不當出，而能相千里馬的伯樂，又豈易見。超群的人材，固不多有，而能培植他，重用他，信任他的，又豈易逢。時至今日，正是東亞前途，極為非常的時期，只有渴望友邦朝野志士，恢廓王道精神，對這一息方甦的中國，如何培植新興人材，甄別新興人材，信賴新興人材，多方研究扶植。再讓他們犧牲一切，領導中國民衆，來實踐這聯日，親日澈底反共，建設東亞的大使命，所謂東亞一家的說法，就不致成爲紙上空談了。

前三點關於人材，文化，感情的問題，已談之詳盡了。但是在廿世紀的今日，凡政治教育種種事業的設施，與夫治績的推進，純全是要以經濟機構和經濟的環境爲基礎，這一點有本刊第二期陳世昌君所發表的「東亞聯盟與經濟提携」，很足以供採用爲參考，爲節省篇幅起見，就不再另發議論了。此外我很贊同平生欽郎氏的主張；他說：「要打倒獨佔的經營，廢除私人的壟斷，一切經濟合作條件，總須使他合理化平等化，拿日本的技术，來開發中國的富源，以中滿的經濟，來繁榮東亞的全體」。本人對於他這種說法，真是極端傾佩，到無以復加，儘能實現這樣主張，纔可以對得起前線奮鬥的日本忠勇戰士，與夫中國一般無辜犧牲的人民。假如言是行非，背道而馳，那就於經濟提携的原則，相距太遠，所謂東亞聯盟的成功性也就會淡薄了。

綜合上述四端，我們認爲這就是實踐東亞聯盟唯一的條件，與應有的人事行爲。固然其他的辦法甚多，但是大本不立，枝葉安附，真誠愛日本，愛中國，愛東亞的志士們，或許不致河漢愚言，本人亦願犧牲一切，做個奔走呼號的無名小卒罷。

再建國民精神意義之引伸

陳 昭

(一) 緒言

再建國民精神運動，經宋維明先生倡導以來，繼起而研究者，既有多人，且更開會討論，編輯專刊，其爲社會所重視，博得國人之同情，可謂盛矣！特茲事體大，固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驟躋成功，自必擴大提倡，縝密檢討，合全國力量而赴之，庶乎有濟。然凡事難於虛始，猶疑卽屬敗微，尤其近數十年中，所謂思想暨文化運動者，每易爲人所誤會！既覆前車，當垂後鑑，筆者對於本問題，原撰有如何再建國民精神一文揭登第四期教育學報。茲再引伸之而作多方面的翠索，以供倡導此運動者之參考。諒我者固屬達人，卽罪我者亦係同志。蓋此一運動，關聯於國家民族存亡者，極爲重大，吾人第肯留心，勿論贊成非毀，皆值得推敬。若輩諸茫然不理，或詆爲別有作用，充此一念，卽足斷送國家而有餘，所謂需要「再建」正對此點說法，不能不鄭重提出者爾。

中國自鴉片戰後，一般智識階級，恍於西洋勢力壓迫，並深懷危亡之禍，伏於眉睫，故救亡圍存之呼聲，轟如夏雷，且延續而達於今日！但一案其所持方法，或主張「經武整軍」，或倡議「實業救國」，或提示「教育生產」，甚至一黨專政，聯省立憲，政黨內閣，好人政府，與夫實行共產，暨提倡法西斯制度，莫不形成爲雜沓之呼聲，矧更有某時期之試驗，其績效與結果爲如何？吾人蹙額痛心，殊不忍言！然則上舉諸端，何以在歐美日本推行者，又皆歷著成效，一入中國，便等廢物，其理由究安在耶？蓋無健全之國民精神，卽不能承受任何之良好制度，橘逾淮而變枳，原因全屬地質不佳，國民奉行某種制度，卽等於地土之培植種子。更推進而廣言之，無治人安得有治法，所謂治人者，非僅指少數英雄，一二領袖而言，實謂全國人民皆當合乎「自治」更能「治人」之尺度，此國民始得稱健全，此國家乃可期進步！不然，非洲有黑族，美洲亦有紅種，澳洲有生

善，中國更有苗狸，今日僅供人類學家作原始人種之研究資料而已；儻舉上述之政制，施行於此數民族間，尙能立求效驗耶？我漢民族雖不致陋劣如彼諸人種，然近百年來固有美德，實告泯微，未來險象，殊堪懷懼，此廣以深有待於再建國民精神，以自拯危亡者也。

善夫宋先生之言曰：「國家存亡安危，惟視其民族之素質如何以爲斷，民族素質優劣，又恒視其國民精神之興衰以爲斷」。割截精神與素質爲兩端，確有深意！蓋判精神爲個人之修養，素質係民族之總和，準斯而論，我國民族精神暨民族素質，究竟優乎劣乎？過去時賢亦早有論列，謂：「今日全島人心怠惰鬆懈，一切事業雜亂無章，貪污已成痼疾，奢侈形爲習慣，女炫妖豔，士尙清談，文藝則重幽默，科學只有講義，學生出入舞場，婦女競倡節育，即一般學者大師，或提倡翻印金瓶梅詞話，或撰醒世姻緣考證，或勸人多讀霓裳續譜，或鼓吹模仿晚明文字，忽忽悠悠，幾不知國民對於國家，尙有何等責任；現象如此，固然不配說如何救國，恐亦無資格與任何鄰邦，侈談親善」。（節引自左舜生著非常時代之青年），此事變前之議論也，近二三年來，一切墮落現象，則尤不忍說矣。

再建國民精神運動，即係針對上述諸種病態，諸種劣性而發，果能徹底糾正，則所有國民當如紙之潔白，乃易受彩。當如味之清醇，始能和羹。吾儕萬萬不敢妄以倡導者自居，然積此志願，將永永銀而弗捨，成敗利鈍，固非所計較者已。

(二) 再建的意義

再建一名詞，初見於前漢書，以後各家文集，偶一發現，惟皆作興建意思之使用，與「重修」「重建」同義，固未嘗對文化思想發生聯貫作用也。日本製用漢字，乃於學術名詞上，冠此二字。吾人今日仍沿用之者，誠如筆者前著「如何再建國民精神」文中所謂：「再建之義如屋傾重完，線斷復續，非併舊屋斷線而兩無之，須平空構造者也」。今日之國土依然，即是廢基。今日之國民依然，即是斷線，使一切社會病態，完全消除，即是重構華居。使全體國民精神奮發，即是再添新線。所含意義，願不重且大耶。

至再建一義與過去盛倡之「復興運動」，亦屬異苔同岑！不過每一運動，當有其中心信仰，今日之再建運動信仰，決不奠基於「過去的歷史」上……因過去歷史雖有其偉大和光榮，對於後代國民，當然具有感動暨暗示力量！但歷史成例，每與未來事變太不相符，因子一經差殊，推論便難確立。若堅執不捨，惟舊是資，即成爲「復古運動」，徒增糾紛，曷所取焉。亦不建築於「現在的圖境」上……圖境之利用，終視人力爲變遷，過去每有持「中國地大物博，決能復興」之說者，警眼之間，景象何如！以此爲例，或當覺悟，今日再建國民精神運動之信念，實應樹立於學術思想上。

(三) 再建的信念應奠基於學術思想

學術思想部門極多，端緒亦至繁曠，約而論之，卽科學，哲學，文學，之總和是已。或以爲科哲文三者。係超出國家民族範圍，爲世界公有之學術，舉此而用以再建國民精神，未免不侔？豈知科學功在致用，文學功在抒情，哲學效驗在於培育智德，情有所通，用有所適，智德有所養成，是合精神物質而一之，卽教育，政治，文化所由誕生，從此下手，寧非探河源而達崑崙，烏得擬爲非究竟者哉。

或又謂學術思想能培植國民精神矣，但科哲文三者，究係西洋產物，與我東方精神，恐有不合？是又不知論及學術，便無所謂東西，強立假名，終屬不達。況科哲文三者，雖不以一民族爲範圍，然各門作家，仍不能盡棄其先天的國民性；如康德哲學不同於休謨與笛卡兒。黑格爾之國家論自異於陸克與邊沁。孔子之大同，老子之無爲，不應與克魯泡特金及聖西蒙之社會思想，混爲一談。哥德，席勒，之文學，斷不同乎迭更司暨托爾斯太。至若科學家之發明，雖號爲世界公器，然其着眼點與推論處，所採方法，各國學者均獨自具有特徵。因此之故，此三種學術成績，雖不以國家民族爲限，然確能增進國民的自信心，所以亟求再建國民精神者，不能不於斯着手也。

此非筆者個人之私見，卽在教育總會討論本問題之座談會時，李泰棻先生卽主張「以孔子學說自治，以墨子思想愛人，以老子學說居官應事」。柯昌泗先生主張「恢復中國五禮的作用，根據時代精神，詳加檢討，俾

者捨棄，何者發揚，以爲再建國民精神之標準」。楊子餘先生主張「宜有宗教的精神，並引管子『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認爲物質精神須兩者並重」。段之桓君主張採用顏李學的「動」的精神。王森然君欲以論語之「入孝出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爲骨髓。孫世慶，孫照，王文培諸氏則主張從教育入手。宋維明先生更一貫的主張革新教育，以求再建國民。儘綜合而論之，孰又超軼學術思想之範圍耶。

至學術思想其於一國家政治之推進，國際間之爭取生存，亦有極密切的關係，凡一民族在其撥亂反治之初，必有許多文學，科學，哲學之創作暨發明，以發抒國民憤慨，培厚國民意識，張君勳氏所謂：「始爲伏流，終爲顯流，始爲不知覺，終爲自覺」。枝葉疏附，而建國之偉業以成。如日本明治維新有吉田松陰，本居宣長之尊王攘夷思想。英國發展之先，有莎士比亞，培根，密爾頓之學說，法國由混亂的革命中而振興，實以笛卡兒，孟德斯鳩，盧騷，爲先導。德意志統一大帝業告成，其前乎俾斯麥者，有哥德，席勒，之文學，菲希德，康德，黑格爾之哲學，哥丁大學之自然科學，以爲援引，以爲疏助，然後鐵血宰相之雄圖，始克梅立。尼見學術思想實能統馭政治，教育，經濟，文化各部門，而促成其各自的發展，再建國民精神植根於此，豈非探釀得珠者哉。

統觀上議，即可下一結論，吾人果能對科哲文三者，有所努力，有所發明，即爲本身之精神，已相當的自行建設。能舉研究之成績教人，即爲再建別人之精神。合全國人胥如此努力，其結果若何，不難假定。況再擴而論之，所謂學術思想，非祇科哲文而已也，若唱歌，跳舞，飲酒，喝茶，打牌，吸煙，種種小試則有益，過度則爲害之事，苟一一以科學方法研究之，如何始能裨益人羣？如何乃可免去流弊？則以後縱賭徒滿街，歌榭遍地，亦祇見利而不見害矣！由此類推，所謂再建國民精神，實細大不覈，有「順應性」，而非「定型化」。所以值得反復稱道也。

(四) 新中國需要何種國民精神

現階段之中國。固以建設東亞新秩序。構成東亞協同體爲任務與使命者也。筆者每對人聞此兩義。謂中日

在東亞方面。譬如欲實現一最大的，合夥的商務經營。中國係列於當然之股東。但出人力耶？抑出財力耶？若出財力，則百孔千瘡，羅掘已盡，有資未發。早成貧窶。若出人力，則舉多數萎靡不振，智識毫無之人，加入集團，有何用處。但財待人謀，人須訓練。吾儕今日倡導再建國民精神，明為整理自身家務，實則大有助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完成。蓋中國本屬地大，物博，人多之國家，若與日本徹底親善合作，所謂東亞前途，豈祇和平奠定，勢必光明無盡者矣。

準斯意旨而談中國需要何種國民精神？「第一」國民必須自愛其國家。此地義天經，不容移易者也。不過狹隘的國家思想，實為今日東亞情勢所不許。故能於愛中國，同時更當進而愛東亞。以全體之利害，決本身之從違，則自然趨向和平，力禦共產，此其一也。「第二」國家究係空名，人民乃其實相，能對國家發揮愛的精神，並應進而自愛其同胞，擴而充之，尤須勤求民族協和，民族解放，在平等原則下，實現親善提携。抑再有進者，當此世界戰潮澎湃的時期，吾儕不能不激發「人類愛」的精神，由互利而歸於自利。倘一味自私自利，勢必至於羣已交蒙其害。此種認識，即吾儕呼籲應該再建之國民精神，舉一作例，其他可知。苟非然者，使行為輿論截成兩橛，是過去之標語口號而已，尙植得反復贊頌耶。

上舉兩點，保從較重大處着眼，若切近的下手方法，另有二義，「第一」須（治）官，「第二」須（教）師。治官者舉所謂各級官吏，希望其能慎守（清慎勤公和）的官箴外，再能發揮愛國愛民的精神是也。教師者，舉大，中，小，學教師，設法優其待遇，澹其智識，培厚其道德，堅固其保障，使得安心樂業為國家社會作育人材者是也。茲兩事也，範圍廣大，條理複雜，斷非短文所能罄述，茲僅提出輪廓，以顯示再建運動之內包。但一涉及此問題，幾乎擱筆大哭，蓋中國之積弱，國民性之不振，誠然原因甚多，惟「官邪」「教蠹」實播成衰敗之主因，余每發誓謂，苟有機會再置身政途，必謹慎廉潔，雖罷官後，貧無立錫，亦無所悔。否則寧肯為一小學校長，任教終身。惟因緣牽挽，願終難遂，故假此篇幅，一抒積想，更念智能材德百倍於我者，不識有若干萬衆，俯仰納愚言，對吏治教育，以大無畏的精神，力求改善，用樹本運動之先聲，筆者雖執鞭而事，亦歡喜無量者爾。

論述應該再建之國民精神，粗略畢矣，更附帶一談現在之中國國民性。時人每每痛恨人心不古，道德墮落，比一察報紙社會新聞，確乎姦殺盜騙之消息，充滿篇幅。然此實屬社會一時之病態，非國民根本精神即難是也。能說病態乃可以策革新，惟欲革新必先須察舊習；中國現在一般社會，誠然發現無數的病徵，第就大體處論之，尙非不能挽救，試詳申其義……

甲、國民體質……中國人雖欠缺保育煅煉的後天功夫，於衛生清潔事項，亦太不講求，然大多數國民實能忍饑寒，耐勞苦，如南洋炎暑，西人不敢久留，而我華僑則生活無恙也。又如比歲迭遭天災人禍，掘土而食，單衣過冬，但災况一過，依然又工作如故也。此種良好之國民性，求諸世界，殊不多見。備有完善之政治，優美之教育，督勵而誘導之，必可與世界高等民族並駕齊驅。

乙、國民智力……近代的中國，因國民教育不發達，匪但農村人民，毫無智識，即鄉間之小學教師暨縣村之公務人員，缺乏常識者，亦比比皆是。不適中國人之智力，確不弱於任何民族，此為現代從事於智力測驗的學者所公認。既有充分智力，又不具先天缺憾，苟能施以相當時日之訓練，造成全體優秀國民，必可預卜。

丙、國民意志力……一部廿四史，有人謂為相欬書，其實即漢民族奮鬥的紀載。外與諸蠻鬪，內與張梁鬪，（如晉恭之君主）上與天災鬪，下與地害鬪。若非意志堅韌，曷能團結立國；今日之萎靡不振，非由於意志力本質消沉，蓋近百年來，迭受刺激，緊張過度，頓告疲乏。現在又用不得當，為共產所麻醉，債賬勿已，必呈敗徵。然日本朝野上下，對中國人之意志力，在事變後，均有新的理解而提出「再認識」的口號，警告國人。以後儘能防止共產利用，加以和平休息，使入正軌，則未來力量，豈可輕侮。

丁、國民組織力……西洋人每謂中國國民為「一盤散沙」，祇具有五分鐘熱度，此又過時而不中肯之議論，不足信也。中國國民素來即長於組織；家族制度也，里社規約也，同鄉會組織也，同業會組合也。皆羣力表現而成之種種方式。更進而封建之下，即有諸侯藩封之制度，在那縣制度之下，又有大規模的領域；無羣之說，不攻自破。

合上四點而論之，即可證明中國國民力並不十分薄弱，亦即吾儕鼓吹再建運動之論據。但尙應重聲明者，緒言中所指國民性如何墮落，係判斷社會一時之病態，屬於後天的。現在所述國民力如何堅韌，係檢討國人秉有之力量，屬於先天的。非一文之中，前後自相矛盾也。能深察病源，乃可確定救治之方針。能識得濟力，始克尋出再建之根據。表裏本末，一貫相通，過去何嘗不談復興，何嘗不言建設，但均係只知病態，而不能發揮潛力，一切救濟方案，非頭痛醫頭，即削足適履，故功不補過，吾人所應深長回思者爾。

(五) 結論

筆者豫擬本文之節目，尙有「再建國民精神與客觀環境」，暨「和平反共與再建國民精神」。但一察上文，篇幅已長，祇好裁章別出，用省閱者精力。特有須鄭重揭櫫者，即再建國民精神運動，雖經諸大學者名流，努力闡發，努力倡導，綱領細則，粲然羅列；惟就鄙見而論，則此運動可謂「無所不包」，亦可謂「無無所有」。正如禪宗論道，說為有法，便無是處，試加推論，以結前說……

無所不包者，人人皆國民，國民即有應具之精神，如居官能顧廉隅，教師循循善誘，學子努力求知，百工敬勤職業，同時又能奉公守法，忠愛國家，親仁善鄰，協和東亞，斯固善良之國民矣。總之作事無損於己，同時又有利於人者，吾儕皆認為係再建運動之同志，精神貫注，互相敬慕，此所謂無所不包也。

若理論還理論，行為還行為，祇有言教之意，而無躬行以體驗，社會病態未由治療，個人精神永難振作，則此一回運動，與以前推行新生活者，又何以異？新生活運動之結果，第見有許多章程，許多議案，許多理論，然自其發源地之漢口南京而論，所遺留於社會間之成績者安在？直一場清談而已。假設再建運動不幸而仍同前例，則何以舉其實績，故謂「無無所有」也。再推進一步，運動即是實行，實行確有定例，所謂須再建出如何之國民性，應當視學術思潮之推遷，暨現實環境之轉移，因病下藥，庶可獲愈，豫懸一格，必感困難，故引禪宗有法說作無法為證，此又充無所有之別解也。

綜合兩義而論，一言蔽之曰，「貴在實行」。倡導此運動之中堅人物，吾當代學者名流，決有閱規畫範，以副羣望，筆者草茅新進，妄有論列，勿論言之是否，均盼海內賢達不吝垂教也。

評論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

附錄二十三年
舊作

陳 煥

一、批判丁文的動機，在打倒我見。

中國近十餘年間，文字論衡，每以合於邏輯律，具有科學精神者，始推爲上選。其間誠多思理縝密之論著，然涉及文化問題，則恆有新舊我見，橫梗胸中。基此觀念出發，遂不惜倒果爲因，求圓其說。終結則籠統淺薄，不僅違背論學原則，甚且導人入迷，影響社會非淺。此讀丁文江先生「現在中國的中年與青年」，弗禁感激紛乘者類。

丁君原文，見大公報三月二十四日星期論文欄。逆窺其撰作之意，係總結近數十年中，青年與中年糾紛，各個應負之責任，引其事理，而下一或功或罪之評衡。宗旨在扶植青年嚮上心。對中年人，則示以正確觀察，抑其嫉妬思想，而予青年以愛助。其用心又曷嘗不正大周密。獨始終持一新舊我見，誓排一切，以致深中一斷理淺薄之病。此則如涸魚爭，有觸皆腥，正不儘丁文始然也。

今於未批評丁君正文以前，先顯揭我見利害。此我字，即孔子謂母意，母固，毋我，之「我」。佛法所說。就五蘊觀合之身心，以爲有常一義，名「我見」。由此而堅執一偏之見，名「我所見」。其流弊，即剛愎，徇私，交過，等等是也。宇宙間事，無論屬政治的，經濟的，學術的。一雜我見，則無事不毀，凡理皆摧。其毒害，斷不能與「主觀」「客觀」，科爲等量齊義。茲引實例以證明之，如共產黨人行動，世界公認爲洪水猛獸，其禍酷烈，毋容細思者也。然一朝身作黨人，則崇奉主義之不變。遇人請難，亦似有充分理論，足開問者之口。惟在清夜夢回之際，一線良知發現，自念何故須殺人放火，必感覺枕阻難安。始知黨人惡心回護者，要兼我見作祟，故冥然不辨是非也。假令我見摧滅，則共產黨之惡行，與其學說制度，是否適宜我國，一審決矣，更何煩作堅白之譯耶。

吾國人由清末迄今，有一最大我見，牢不可破，約而言之，即新舊界限是也。新者崇西化，舊者尊國學，推遷復推遷，衝決更衝決，至今日國體已變更，民族且瀕於危殆，而此一樁懸案，依然起伏弗定，感固莫辨。時賢有云：「一部世界史，顛倒迷離處，未必皆係無智識者與惡人所造成。」今觀乎國中 new 舊之爭，益信智識份子，認識不清，其貽害於國家，正無窮爾。

丁君論文之基本觀點，不幸而適中此病。遂如御有色眼鏡，紅綠黑白，萬象全非，况丁君為新文化運動之主角。今日目擊過去運動之結果不良，為預籌脫卸譴責計，故護之者彌堅，而辨之者益力。本圖求全，執意反違悖邏輯律，甚至重貽青年以莫大隱患，總之，皆被我見所誤耳。

今先評丁君論文題目……凡百事必各具真理，理祇有是非，真偽正反之分。若藉文字割斷事理，當為整個的，有條理的，不應含糊立名，起人眩惑也。丁文大意，業詳前說，而其命題，乃從「中年」「青年」二名義上落墨。夫今日之中年，即昔日之青年。現在的青年，又為未來之中年也。表面雖可割成四個階段。歸納論之，則祇見其一，不知其二。今丁文所論者，為中年青年內在之糾紛，又屬於偶有現象，非「恆常性」的。乃舉整個因果之名義命題，不旁下定義，設見題而未讀文，將疑為論中年青年的生理耶？抑研索人事責任，或生活思想耶？隨方創解，要無不可。文需立題，如屋宇開門戶，路徑樹標揭者然。反是，則其文思理易亂。此古人於慎立名故，事肯隨拈篇首一二字作題，而不顧苟率從事。亦即嚴幾道譯天演論，翻覆於「厄言」(導言)「懸談」之審擇，洵能尊視邏輯律者也。

三、舊文化並不致養成文弱。更論現在應需之體育精神。

丁文命題既誤，而所中之我見亦尤深。今姑就彼文意，約察其心理。丁君蓋舉中年代表舊的，青年代表新的。自身則徬徨其間，隱然以老青年自況。所謂彼固非，此又何嘗為是，獨我所見，乃克尊爾。其心理既如此。故表面雖似迎合青年，代作種種辨訴。然所舉例證。因其思考不盡公平。遂致與社會實際狀況，相背絕離。如原文「先從中年與青年之體格比較，斷為前者受舊教育之害，養成文弱。現代青年，體魄發達，即教育智能

體育增廣之表現。此豈真事實符合耶？事實則告吾人，最近有北大會計主任查士鑒，中學教師楊葆靈等，均曾受現代大學教育者，當與舊文化無干，所得結果又屬何如，再如文君論文所言之弊，若不急謀改善，恐了先生體格的健壯能走之青年，轉眼間，一墮洪爐，仍有效法查揚之慮。則徒從體格而判別新舊文化之優劣，其理由又安得為準確耶？

再若謂體格發達，即係智能道德增高之表現，此其所理，尤傷籠統。夫我國先民，非素來即渺小也。曹交王，姑置不論。即就傳世之先哲其容，或衣冠遺物考之，有十分強項者否？（晏子係儒在例外）考於學，亦未嘗古代有文化。於人，則希望其如古人之長。豈非食蔗甘，乃嘗食糖鹹者耶？况智能道德，其宏揚不朽者，賴有其正之仁入，本仁心而行道德。沈實有真正之智人，潛聰明而事科學，他若義勇剛強，傑一弗可。故日本領袖羅斯，一舉庭巨，其體格，皆不能與歐美人較長短，然終成維新之功者，即徒有烏魯具親，三條實美，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從道，佐久間象山等均各奮著才力，乃一躍而為強邦。僅謂體格發達，即有能進德發達，緣是可坐而稱雄，不另為多方面的努力，此一偏之論，乖離事實，明達所弗許也。

余非如冬烘學究，反對倡導體育，本身雖未躬親十項競賽，然於運動理論，則習聞者久矣。在鄙見，體育應求普遍化，打倒貴族式之教授。應求平衡化，應遏止畸形的發展。今一觀察國內體運情形為何如，雖各地常開運動會，男女選手，填坑滿谷，旬月之中，動耗巨款。然大多數市民，則死氣沉沉，日即萎靡。農村僻壤，更不棄農田野工作，而別謀職業於都會。誠有在富貴式保育條件下，養成偉丈夫君子，足供了先生徵引者。但試問了先生，中國到危急關頭，仗此少數青年，即可搖搖挽救也耶？再進一層而言，舊時代非不倡導體育，恐提倡者精神，而睡業者形式。如陶侃運甓，劉琨舞劍，及以讀書人從事樵牧，若匡衡朱買臣等輩皆是也。至國術傳習之各種等棍刀劍法，比較十項運動，恐祇有其利，而無其害。不過未生於歐羅巴，又未發明於美利堅，士氣騰騰，自然為時人所不屑顧耳。抑更有進者，若體育不與道德智能，同時發展。一般人反因體魄強壯故，容易恣行非義。如短跑名家劉長春，即緣是挫敗。而日本選手浪漫史所載情事，（見體育評論）尤足資為殷鑒。

「先生先生」非卅年前能夢見的，「孰料吾人實不願夢見此畸形現相，以促我國家於速亡爾。」

四、駁原文比較新舊道德之不當

復次。則丁先生所論之新舊道德優劣的比較，晰理引事，均鄰於淺率。何以言之？丁文謂三十年以前青年，「祇能讀死書，不知道觀察實物。及名實生寫不通信札，與夫表揚青年道德，如趙亞曾王極升等例證。皆因操一辨舊，及舊不如新之我見故，以致辯論百出。嗚呼我見！我見，不意汝為書之禍，有如是其甚也。今暫置本節駁辨不論，姑先詳述新舊我見，均不應存在的理由。

夫舊新云者，不過「一空間」「一時間」簡寫之符號而已。今日之新，即明日之舊。所具義理，何嘗極端。况既同屬符號，則此舊字，又何能包括九經，諸子，文史百家。彼新字，又豈能盡賅倭德，愛迪生，黑格兒，愛因斯坦，之種種學說。與一切科學製造。譬如錢一體也，「貨泉刀布」四字似可盡括。然一加研索，則其中字體鑄法，肉好形象，雖異萬言，猶難畢舉，推諸學術，曷莫不然。若有人素治周官學者，能舉出當日設官命職之意，與今日改制不合，則就其陳述，不令人學習可已。然而未治周官學者，其言不能信也。有曾習克魯泡特金，聖西素，恩格思，學說者。認為鼓吹階級鬭爭，不適國情，則據其陳述，立加禁止可已。然而未研究社會主義者，言之亦不必迷信也。其他種種當行當廢理由，義同於斯。此即漢儒治經，「實事求是」之法。又即科學中「實驗主義」，所謂選出一個證據來。凡不了解西洋文化者，即不應盲攻新學之非。未疑儀舊籍，確證漢宋以前孔子之真面目者，亦不應橫詆儒教之誤。標準既立，則一切捕風捉影，黨同伐異之譚，曷由依附建立。誠如是，舉舊二名，且已根本粉碎，又何勞門戶紛爭，結成我見，百釋而不化哉。

五、對舊文化書籍不應主張完全廢棄

其次則過去之文化典籍。是否如丁先生與胡適等往日所主張「凡綠裝書皆應燒絕」一語，可以代表舊文化之無價值。此問題益大，非短文所能包括。且非在本文批評範圍，茲姑約略論之，以貫徹打倒新舊我見之理由。

查大公報昨日(廿五日)北平通訊。謂日本友邦，派入四出搜集論治牧民之書。如楊應霖、陳安謀五種書類，悉重價擄運而去。在中國近日承學之士，恐並此等書籍名目，亦未前聞。若溫說知新，尤屬絕無。然言者必謂此係帝制餘毒，更屬滿清結束我民索工具，何勞新習。嗚呼！天下事恒爲徇名忘實之人所壞。帝制工具云云，已盡徇名本體，無可復加矣。不幸同時乃有事實期告吾人，若袁弼水著「教養術與政治」文中(見三月二十五日大公報)有云：「語以修路造林事業，舉事之先，無一贊成者，若政府期其必成，則籌約一應俱備，尙勸者立集，心雖不願，無可如何，同時亦不自知其利益所在也。如此守而不變，聽天由命之民族，必期之以自力回生，其困難實勝於侯河之清。」袁君爲研究鄉教學者，且正躬親實行，既非頭腦冬烘，更非放言高論，是其言當爲比較可信。言既可信矣，則知我多數民族智識，究與滿清時代何異。所以由辛亥迄今，始終未能收籌畫維新之效者，病根確在於是。然而取論治牧民之書，擇其所述方法，與現在政治不背者，又採合新舊精神，而研究出一治理國家之新方案，此正彼邦人士，對於鄰國文化，獨具隻眼處。是舊文化書籍，有難在價值，可不頌言而定矣。

至若舊籍估價問題則更屬難言。總之，倡導新文化者，凡有褒貶，純準我見爲主。我所愛者，王引之、戴東原，毋妨奪孔孟之席。我所不欲者，雖李杜元白、蘇黃之詩詞，亦不許與金和王梵志徐志摩爭文林身價。他若時蘭拜金，實屬時前主張好人政府，時而推尊全民政治。與夫某項某科之救國論，雖不以我見愛憎爲主。吾我養生，逆我者死。國民四萬萬，我見亦四萬萬。當然日競是非之弗遑，何暇而謀國是，力阻狼肉，我實召之於旁人，曠何尤乎。

六、論新舊我見均不應存在

或曰：稽子所云，亦不過舊學爲證，新學爲用而已，昔人倡之極久，究未能平新舊之爭而大著成效，今者禮重彈，又屬何補。不識曰：禮曰用，已具有內外之分，輕重之別，以此混爭，爭奚能解。今日提倡打破新舊我見者，備言之，所重在求得真理，所求在用切時需。無論爲舊學，爲新知。或佛耶，或道回。在此國弱民困之際。

應聽其承流並進，爲獨立的發展，不加限制。並讓各家各派就研考所得者，而實驗之於政治教育，宗教經濟，祇有相互協助，比較得失之行爲。永絕崇奉一尊，排斥異己之我見。譬如禪語有謂：「道寄烏柏」。參烏柏可已。又說「道在矢鏃」；參矢鏃可已。更如學地質者，不妨一信女媧補天神話，加以推索，或得新解。若能若此，以較迷執體用，與不體不用，一殊角觥者，豈非高出一着耶。

新舊我見，不應存在理面，既辨之詳矣。準此作基本觀念，轉而權衡丁文，其矛盾淺薄，幾於無一處不可指摘。但丁先生終係國內有名學者，且造詣精深，啓迪後進，功亦非小。斷不能因其一言偶差，遮掩沒彼一切美德。茲再平心論之，查丁文所指舊時代，係上溯二三十年前而言，正值科舉甫廢，學校未興，帖括餘毒，蔓延猶盛。匪匿名貢生不精簡札，儘多翰苑人才，恐亦有不解尺牘爲何體者。此屬時代環境之弊，並非學弊，更非人弊。蓋上以八股求，下即以八股應，亦合乎今之多能作黨義文章者。丁先生試取而比較，當恍然大悟。斷斷焉軒輊高下，寧非無聊也歟。況書讀不精，誠係文人缺憾，而在仿效歐化多年，譯事盛行之際，有翻攻擊胡適爲粗獷胡適，致社會疑胡受傷，競相安慰者，所貽笑柄，又何如耶。再查最近出版書籍，粗製濫造，或完全抄襲。經批評糾摘者，不知凡幾。此正申丁文所謂寫作流暢之弊。（會考中文全國已有評價此寫作流暢者乃用白話隨便敷衍之謂也。）不流暢，不寫作。亦不致譯書著書，誤入自誤，鐵案期在，曷假口爭。丁先生此一稿罪狀，又豈當人物所當負乎。

七、論不當利用幼生青年，過事於課外運動。

復次，丁謂三十年前青年不知觀察實物，接觸社會。並引童子軍募捐事作證。此問題，欲得正確批判。從新的方面言，應溯厥前後社會，經濟機構，是否相同。登進人才，考試和獎勵的方法，如何運用。從舊義言，則一人心量，雖有動念粗細之分，而心之本體，斷無差別。猶如丁先生在日本不能領會幾何奧理，處今日乃成爲地質學大師，若積多數之動念粗細，斯造出前後三十年的不同現狀。語舊語新，似應準以發揮，方稱精善。而丁文乃就一時之現象，判優劣作比較。科學家眼光，豈應疏忽若是哉。況再進而動問，倘去此三十年，有幾

倡歐洲玄學者出，一味教人冥想，屆時必指觀察實物為非然矣。則三十年一比較，事足據為論事論求之標準耶。至童子軍募捐事，在余拙見，認為不啻行。『第一』發發童子軍心，以為弄財之法，直如此容場天寶。『第二』減少其羞恥心，當經濟不景氣時代，就有慷慨輸金，樂助義舉，幸而積聚多數者，不知下若于數則計其利數許哀求或強迫手段，斷喪廉恥，種惡至大。終此兩者，流毒殊深，將來未識推毀若干良好國民，始能抵禦。而丁氏反誇為高興，引為慚愧，正緣我見毒發，直如叔實心肝，遂莫名其妙矣。

『近聞知行俱小先生制度，除省教廳，竟據以實行，並限定一小學生應教二人，雖利用教學相長之理，以撲滅文盲。其弊害必成棍徒助長，現在一丁不識之文盲，總數或可減少，將來一知半解之文盲，必充滿國中。羅爾夫人謂『假美名而行惡事，』不料近時一切現狀，罔非如此，總之皆誤於我見，我當為痛哭者，權戚者，遂不惜視人死亡而弗顧，嗚呼哀哉。』

八、論道德標準

(著者附語)

余對丁氏立言錯誤，認為絕不可原宥；並為我好青年痛切請命者，即本節所論之道德標準是也。此之破壞觀念，一般學者大師倡之。一輩純潔青年，誤遭蠱惑而盲從之。在十餘年間，演成慘事血案，確可指者，較丁氏所述，有過之而無不及。顧丁氏何以又重提舊案，窺其意一則我見毒發，不惜再加薰染。一則如余上文所論，為御過計，不妨向青年深施麻痺，豎深壁壘，以鞏固權威學者之地位，庶永永雙收名利而已。既非濟時之主張，更非有利於人羣之文字。抑知時至今日，我受迷青年，早覓破偶像作用，斷不容再有邪說潛滋。此節駁辨，係代表正知正見之青年呼聲，發揚丁氏與一般讀者，應三復留意之也。

新文化運動，歷時十六年，不為不久矣。而丁君反謂『新道德標準，沒有完全成立』，烏知所謂道德標準，在胡適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時，早經全盤示人，並且懸諸口筆，一至今日。所示者何？互助、節制、與良心、忠誠服務，精神戀愛，比比皆是也。第其名辭誠屬翻新，而內包義理，仍與舊道德無異。如仁即以忠誠服務良心。儉可以賡節制。忠誠服務，精神戀愛，即忠義貞節之別稱。一般名流大師，既痛其極力撲滅破壞，終未脫出八德窠臼。且又不甘此束縛，日趨滄泊。遂不惜孤理孤憤，自立戒條，而自行撕毀。有甚願亡去妻，棄其

種權而不顧者矣。有公然爲干犯法律舉動者矣。遑事往事猶毋論，如大公報昨日社評，謂大學教職員中，操黨營私，爭權傾軋，甚有引學子爲爪牙，恣其犧牲者。（見二十五日「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應予保障」一文。）此如良心何？如忠誠服務何？試選質丁君，僅單簡信條，尙自起草而自撕廢。若全部的，多方面限制的新道德標準成立，究竟誰人遵守耶。至胡適對此問題，自處尤巧妙。竟用宋人攻佛之法，明爲開殺，暗乃溝通。如在獨立評論所引英國漆匠，閉起金鑰，手猶持桶，遂默然爲國家致祈禱。此等事，較差婚愛齊，致爾憤師，雖母伏劍，何嘗及。然而一定尊彼貶此者，表面上，雖謂爲打破君權，不甘爲一人而思。但一讀梁任公胡先謙柳詒徵梅光迪何炳松穆鳳林吳宓等解釋中國「忠」字論文，乃知忠之爲義，絕不傷於褊狹。胡適何嘗不知之，不過自身爲提倡新文化首領，攻擊舊道德最力者。豈屑徵及前聞，貶我身價。故寧取野鴛，反棄家珍，撰稿至此，不禁嗚呼重嗚呼，深憾我見毒人之鉅而且久也。

維繫人羣之道德標準，既經明暗開闢，邊決而破產矣。以致一般青年，聞者則恣意作姦。良儒者亦復復故途，莫知所守。輿論責備之聲，乃益然盈天下。如「篤學者大師」諸文，及散見各雜誌日報之議論，在丁君何常無所聞見。故避重就輕，摭拾一二可有可無舉動，希冀將不道德，不敬宗陸族，不畏天祀祖，（此皆原文所定青年罪名非作者代撰。）一切邪行，順手掩蓋。明爲替青年助長聲勢，其實謀自身隱卸罪責。命意誠新巧，措辭誠高明。然而又不識有幾許可愛可敬青年，斷送於丁先生筆墨下。孟子謂一言喪邦，其理豈遠耶？

或有疑余過甚其辭，似乎厚誣賢者，茲再申辨以明之。夫吾人縱不當講忠講孝，彼良心互助二義，固應保守也。今日之青年，假而全如丁先生判斷，已有不重道德，暨家庭觀念淡薄之舉動。試問吾人若非生自機械社會育中。及長於托兒所慈幼院者。孰不賴乳養之恩，教誨之力。一旦偉然丈夫，可以立足社會。對於鬻匪齒落之老嫗老叟，縱爲打破宗法制度計，不予以顯揚之榮，口體之養。然而亦當速念本身所以能長成，及將來希望若子若女繼續長成之因果。不妨對此嫗叟，比較社會常人，稍加敬重。此正互助之真諦，非迷信萬惡爲首的事。（胡適文內，常有「孝爲萬惡首」一語，）而妄求孝名者耳。若淡薄家庭觀念，由不敬宗陸族，不畏天祀祖，從而釀出不道德舉動，方將受良心責備，法律懲處，又何暇再爲社會犧牲耶。况父母母，與夫親黨宗族，不但

同爲社會之一份子，且有煦育之恩，同游釣，同耕讀之情誼。猶澹薄而忽視之，縱偶有爲社會盡力者，不過圖弋名利而已。佛法重凡事之動機，哲學重一事之究竟，若據此以批判，則丁先生所立諸義，究屬有價值，抑無價值耶？再就吾人正當觀察，其實近代青年，早已迷途知反，深深覺悟，且能努力奮學，絕不類丁先生所科之罪名。其證據安在？今試綜合全國文藝創作，凡寫母愛子慕之情者，數極夥隨（大公晨報世界申新時事中央之附刊均多此項文字。）其他在各大學校刊，執筆撰稿之學子。無論所治爲何項學問，要能沉潛思考以出之，異於曩時之叫囂突毀。而在獨立評論與胡適辨難新舊文化之諸青年，其持論不苟，更堪佩服。合此諸點，乃有如丁先生所云，現在學術界漸趨沉寂的現象。此悉一般青年良心和人格的推動，斷非破壞文化所克產出，鐵案朗在，豈容爭說。今丁先生以學者大師地位，不但不獎人爲善，乃一面妄造黑白，任性誣蔑。一面橫發謗言，恣爲鼓動。述其用心，正難索解，又何得以厚誣賢者而爲作者罪耶。

況再就彼所引事實論之，吾儕服役社會，誠當忠實。第凡事仍有輕重之分，緩急之辨，自律律人，胥應如此。若漫不省度，一味勇往直前，陷於禍害，語新語舊，皆不足取也。今試舉趙亞曾王恆昇一案而論，此二人能攻專門學業，矧更富有毅力，若充其造詣，固學術界之明星，亦國家之柱石也，當日趙氏堅意冒險，爲丁先生者，即應飛電婉阻，告以經權緩急之義，設制之不及，阻而無效，今日述彼烈行，亦宜援「我雖不殺伯仁，伯仁乃由我死」之例，搗責痛惜，勉人勿蹈前轍。現在不僅以輕描淡寫出之，反揭示爲忠誠服務之準的，假令後人悉似丁先生之飄頂，趙亞曾之不別輕重，相率而趨於死亡，於國家學業，又奚所補耶？至下文對王恆昇所下「無意走到中俄未劃清地界內去」一語，竟顯有微辭。王君儻遭慘禍，人雖憫其忠誠，亦將疑爲缺乏常識矣。真心獎掖後進者，措語又當如此叵測乎？余平日認定能生殺人命者，國法而已，軍法而已。今讀丁君妙文，始知學者筆鋒，竟能驅不應死者而死。學者學者，捫心自問，安乎，否耶？（死於共產及性史一類書籍之下者，有形無形，其數尤多，郭沫若有「一瓶」（書名）下有上千冤鬼」一語，即是明証，可不令人深慨。）

九、檢討受新文化影響之女子

至關於女子一層，因事實究勝雄辯。丁君祇好以不成問題一語，圖輕輕了之。烏知過去之陶思瑾，眼前之

劉景樓，一息呻吟，大有求了不能之勢。其他為破壞文化所誤，生死兩難者，尤不知凡幾。所惜無人綜合女子犯罪案件，以與三十年前社會作一比較觀。設有之，其成績定有爲了君夢想不到者，又豈不成問題一語，遂得而獲重罪？至以打倒纏足文化，誇爲非常功業。此與胡適所謂「中國無文化，文化寄託在太監八股聯文鴉片小足上」之論調，皆爲毫無意識。且不審一種弊端發生滋長的緣故，並抹殺歷史事實。（上項弊端，是否與孔孟諸子有關，凡讀過三字經的，要能分別，至小足太監八股，不過歷代帝王一種高興玩意，八股又箝束人才之工具，稍有學識者，皆唾棄不顧，況禁止纏足，在清帝入關後，已見功令，其運動最猛烈，乃在變法維新時代，遂並八股鴉片，同時歸入退院之列，即此經過，亦應屬清代政治力量，與民國肇興，太監廢除相等，至以太監爲中國文化，尤令人不禁替若干古賢良臣叫屈，若清流之案，甘露之案，劉瑾魏忠賢田令孜所慘殺者，孰一非爲打倒太監而死，胡適昧絕天良，睜眼說瞎話，叫人反省，並且貪天之功，引爲本身提倡破壞文化之成績，顛倒黑白，罪可數乎，）而妄造黑白，不值一辨者也。況在纏足時代，猶多賢母良妻。如胡適自述之太夫人，即可代表。願今之女界現象爲何如？捲髮高跟，袒胸裸腿，以師弟之分，不妨屈就妾媵之列。甚至化裝外溢費，亦年達萬萬元，公等方引爲逸樂，勗視莫觀。倘古人起而反唇相譏，則烏鴉唾豕，不解白黑之語，將何辭以免耶？其實我女界健兒，今日亦有大覺悟者，歸真反樸，正努力推行。縱以毒藥醫駝子手段愚弄之，彼絕掉首弗顧。（昔有愚背駝者求醫治，醫給以藥且告曰，汝服藥必死，死後背駝即伸矣，今日以學說殺人，而反謂解放某一部份肢體爲功者，正此意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今民勞極矣。丁先生及諸大名流，何妨一誦此詩，回其筆鋒談風月而事傾囊，較之放言高論，有損無益，豈不人已兩利哉。

余對了君原文，亦有一深爲佩服之理論。即「希望中年人，毋誤認下意識的妬嫉心，爲救世挽俗的責任心。」此真晰理深刻，一針見血之言也。夫人何以有妬嫉心，即根於我見而起作用是已。假令我見完全消滅，則飯碗天下共之，妻妾各人自有。（此二語係暗用丁文語意。）明有法律保障，暗賴道德維持。矧更有公等千睡萬書之佛儒耶回，儘可範圍邪行，又何誘惑槍奪之足慮耶。然袞袞名流，設不以教人反省者，時時自省。教人無畏天下意識者，自審有無下意識。倘置之弗顧，徒憑藉崇高地位，消耗不勞血汗的金錢，謔語妄言，必率可

養之青年，一再而趨死地，余誠無如諸公何，國人清議亦莫如諸公何，誠恐臘月三十日到來，終有總結舊賬之人，屆時追悔，則爲時晚矣。

十、替一般青年呼籲

評殿至此，費字萬萬，余既感力瘁，在丁氏原文亦聲勢將竭。其以花鼓淫詞。隱蔽肉感文字，惑世害人之罪。與夫比較前後時代考試，孰爲疏密，皆不值一推之議論，所謂純屬我見說話是也。余亦謹斂筆鋒。自審有我見，或下意識否？惟在將結束前，敢以推己及人，真誠惻怛之心，替我一般青年，向學者大師，作一最虔誠之祈懇。我青年今日所渴望解決者，「第一」職業問題：。敢求諸公，實行良心節制。減出多量薪金，暨不侵蝕，不糜費，悉舉所有，擴充研究員或職員名額，以安插此因畢業而失業之可用青年，俾不致慘遭自殺，以及僅辦登記，受口惠而實不至之苦。「第二」求知問題：。望諸公多講宏博精深之學問，或淺顯適用之藝能。一則造成專門人才，一則培養普通技術。若浮光掠影之主張，假紅瑣屑之研究，及毫無實效之科學，請度高閣，毋再講授。「第三」思想問題：。在一時代之下，思想不脫範圍，係萬不可能之事，以後欲培植青年政治思想，就現在制度，或某一事項。（如治黃，治淮，假期研究，等）加以闢發可也。種種新奇學說，如共產主義，法西斯蒂主義等祇能比較利害，不必鼓吹實行。毋假解放思想美名，而演成衆衆爭權惡事。「第四」新舊學術問題：。新舊之分，據上文剖析，已斷然不能成爲對待名辭，性嗜古典者，則導之以舊籍，性堪發明者，則宏之以科學，因材立教，不墮二邊，融會貫通，自臻絕詣。「第五」道德問題：。此則百拜奉懇我丁胡及中年諸公，務垂清意，將舊道德與所謂互助，忠誠，良心，等等，溝通世界思潮，比較研究，定出一簡而易守之綱領，實諸政府，上下一致，努力推行，重在實施，休騰口說，救國救人，構基乎此。

上述五者。誠屬我青年所急求，抑中年人應速爲完成之責任。時不久待，良駒難追。轉盼聞青年又成中年，若紛亂如故，我中年人將受兩重譴責耶？屆時丁先生縱然健在，恐亦難平爲左袒矣。又余之爲人，就佛法

論，乃一身負大罪，方事懷悔者。對丁胡諸公，祇有恭敬先達之心，決無妬嫉爭名之意。獨認爲諸公求醫中國病態之心誠切，然而所下方藥，則根本錯誤。平日辨難文字，已積厚盈尺。惟虛中「罵胡適乃能成名」之誠，又恐蹈我慢貢高之咎。故聽鮑靈魚，罔敢輕發。今讀丁先生此論，深痛提倡破壞文化者。其迷惑境界，實與歲月俱增，甫陷過去之中年，又將墮蔽現在之學子。故躬冒罪咎，肆然一擊。倘荷諸公亮恕，幸而破除我見，重加檢討，努力自救救世工作。則陳炤蹈妄言罪，雖萬死弗辭。若一味剛愎自是，且巧口惡舌，以文字競勝爲能，無形中再送青年入地獄，則余誠樸拙，爲維護真理計，爲愛重青年計，矢盡此輕微形命，執筆周旋，決不稍事卻步者也。

3-07
3

